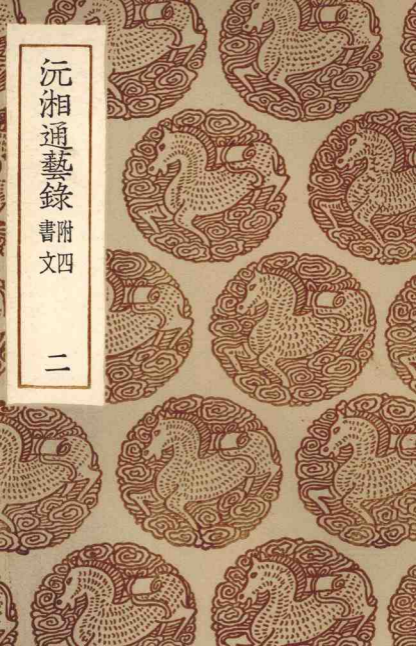


沅湘通藝錄

附書文四

二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二)

紅標編校

沅湘通藝錄卷二掌故

擬西學通攷凡例

郴州陳編纂

格致之亡不亡於名法而亡於黃老。不亡於黃老而亡於儒。何者。堯廷之設官也。命以水火工虞。孔子之教士也。命以射御書數。曾未有舍器數而可以言道者也。聖人既衰。七十之徒。人異其言。家異其說。汨於章句。溺於訓詁。惟曾子得一貫之傳。作爲大學。以格致爲正宗。而推之於治平。其說與天圓一篇。互相發明。時際嬴秦。大道中絕。承刑名法術之後。務爲休息。黃老當道。吐棄詩書。其後博士傳經。僅守師說。終漢之世。制作不崇。魏晉清談。毀棄名理。折衝剖斗。舉世談元。佛老兼儒。斯道盡喪。史家律志。度數不詳。識緯雜興。河洛終僞。憑此虛理。以造浮言。汨沒性靈。人才不出。自是而後。言格致之義者。且三十餘家。而終不知格致爲何事。迄夫有宋。道統自尊。陸講良知。朱崇問學。升曾子於四配。列大學於四書。似夫有識。然格致之義。仍守先儒。高坐談心。說爲學案。名理無寄。斯道仍乖。明盛時文。通儒且渺。五經不習。六藝遑云。未遣西儒。始言格致。孔門絕詣。遺緒可尋。惜撓旣言。以正爲異。聖清御世。代起真儒。輔翼聖經。不崇虛說。是故秦尚書有觀象授時之作。盛大令有尙書釋天之文。阮大傅有疇人之傳。皆以西法。上證璿璣。而程徵君以經學名家。世稱絕學。觀所作釋宮。考工創物小記。罄折古義。溝洫驪理小記。水道小記。諸書。皆有取於西人算學重學。是知算學爲格致總門。而格致爲經學軌。世之儒者。乃以西學鄙之。此經濟不出而治

平終無由講也。督學江公有志闡明格致。以復數千年儒學真傳。按試郴州。以西學通致凡例命題。蒙竊維格致之亡。亡於儒家。其散見於諸子者。固無恙也。因取秦漢諸子。參以曾子所言。類相比埒。定爲凡例十條。以爲各篇之序。從文獻通致例也。通致輿地一門。原例有圖。今推廣其例。每門均埒圖表。其次第者併具詳例言。姑不贅述。儒者取而讀之。則知天地名物之大。有非靜坐談心所能得者。道由是不寄於虛無。而修齊可由此而擴。不然。四夷交侵。中國危敵。異教闖入。欲闢無由。聖教之衰。不絕如綫。而欲以空言垂教。豈可得哉。

粵稽上古。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類萬物之性。以通天地之情。自隸首作爲九章。周髀制爲句股。而算法以顯。其後祖冲之。劉徽。創爲割圓以求密律。西人又創爲六宗三要以求八綫。大抵不離句股者多。今以墨子求之。所謂圓一中同長者。圓容也。方柱四維者。立方也。端體無序者。點也。間不及旁者。邊形也。兩木之間無木者。虛綫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者。和較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者。對數也。然此但見於墨子者耳。若以淮南子攷之。所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則等邊六面而爲立方。立於圓界之半爲三角矣。特古人明其迹。西人闡其精耳。然西人之代數。卽中國之四元。四元與方程相似。則周髀已能言之。自奈端創爲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由是一切曲綫。及曲綫所函而曲。而曲所函體。昔之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綫求弧背。弧背求八綫。真數求對數。對數求真數。昔之視爲至難者。今皆至易。然其理則借徑代數。特變已知數爲常數之位。未知數爲變數之位耳。

夫算術爲格致總門。聖人所以啓苞符之祕者也。作算學攷第一句股、圓容、堆垛、三角、八綫、對數、代數、微分、積分、測量諸器圖表皆附焉。凡若干卷。

中國古時天算最精。容成作蓋天。顛頂作渾天。渾天之與蓋天雖異。而其法實同。蓋天理極精微。寫渾度於平面。不若渾天之度數勻分。斜望易明。故傳者遂鮮。後人不察。遂創爲有北極而無南極之說。致涉荒誕。傳者譏焉。自周之衰。疇人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四夷。時希臘據有印度。與中國較近。故他里斯首傳天文之學。其後埃及人斐里士典傳諸希臘。秦西始有天文。至亞那西慢突。始言月光借日而生。亞那煞各刺言。月面必有山谷平原與地面同。閉他臥知地球繞太陽。其門人言五星彗星俱環月而行。西法天文。遂精於中國。漢元帝初元三年。羅馬稱帝。始定閏日而不閏月。迄今西人推算天文。無有背諸說者。中國自天文失傳。象緯失度。周髀一經。殘闕不能備舉。雖三統麟德大衍授時。遞變遞精。至明而大乖錯。於是始參用回回法。夫回回亦西法也。希臘、雅典皆其故地。是用回回。即用泰西。然其法七政有加減小輪。而無均輪。大陰有倍離之徑差。而無交均之緯度。且立根之表不傳。失其本用。反借大統春分前定氣之日。以爲立算之基。久而不效。末年乃改用泰西。於是五星始用緯度。節氣始用里差。太陽盈縮定於高卑。太陰疾遲。遞有加減。交食用黃平象限。而大陽大陰之徑。亦以大小高下之法測量。今觀利瑪竇所作渾蓋通憲。然後知渾天本於蓋天。其說不誣。西法傳於中國。實中法復得於西人耳。今自康熙初元迄於光緒。西國天算益精。儀器日備。測出天河爲無數遠星。恆星皆繞昴宿星之差。南差北。由於地球方向變更。日

轉在黃道之交。月行聯赤道之綫。白拉里之減日。見讖於時人。侯失勒之占星。最推於流輩。究其著述。皆卓然名家。靈臺推測。自古及今。僅息十二日。視諸中國。又何其勤乎。至於放日午之球。作寒暑之表。占風驗諸轉輪。紀限製爲弧角。其製器又何詳也。若夫乘氣球。燃炸藥。以作雨。恢恢乎奪造化矣。而美國之人。復有於室中作藥龍。空中下雨者。其法又未詳焉。作天學攷第二。敘歷代授時異同。諸星攝行星圖。星表。寒暑表。月離表。光差表。及測量儀器均附焉。其重學中天重學一門。卽諸星攝行環繞之理。今析之於此。亦以見天學爲諸重之原也。凡若干卷。

曾子天圖篇。如誠天圓而地方。則四角不能相掩。此言地爲球形也。周髀作蓋天。謂地如覆槃。論者以爲不知地球。今考之周髀。言北極之下。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則周髀已知地圓。特所測者僅地球半徑。故但以覆槃爲言。若地面爲平。則南北晝夜。何待各異。故知周髀亦言地圓也。且其言曰。北極之下地高。旁陀四潰而下。若地非圓。則北極以下。不當復高。而旁陀四潰矣。然地雖圓形。兩極較短。故謂之扁圓。今觀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是東西寬而南北短。則知地爲扁圓。實先西人四千餘年。特西人所測。僅短七十六里。實地球三分之一。爲差異耳。西人每言地動日轉一周。以成晝夜。今攷之蒼頡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春秋元命苞。地右轉以迎天。河圖括地象。地右轉起於畢。緯書爲子思所作。不起哀平。子思受業於曾子之門。意必曾子之言也。近年以來。復測知地層內質爲火山。泉水之原。爲輕養冰。能凍漲而未嘗凍縮。海雖長止。而亦有長流。空氣爲地球外護。可凝之如水銀。

霜雪遇陽光下蒸，仍驟變爲流質。珊瑚作島，綠海內生有細蟲，拉錫成層，於礦中每見礪石，泛冰洋三十次，已通白海之舟，尋南極數百年，已得墨蘭之境，此皆地學日精，新理日出，至於礦學，尤宜攷求，能廢形家之言，自見富強之至。若夫測繪，有利行軍，惜裴秀圖亡，而繪地之法亦失。近人金楷理譯繪地法原，頗詳其法，虛華望大，抵同於裴圖，惟雕刻山川，其法未備，是宜效法，以備覘窺。作地學攷第三首，詳地質、礦產、地動、地徑諸數，次測量、鑄刻、諸法、測量諸器、諸圖、地震諸表，均爲重學之理，出於重心，重心根於地吸，故地學爲重學之先，凡若干卷。

重學之本，起於權衡，權衡既興，萬物以正，力因此生，工因此捷，算因此用，故算學爲格致總門，而重學爲觀象製器之本。何者？萬物之動，由於重心，重心之根，歸於地體，地有吸力，萬物舍之，體爲地包，地心恆向，故生重心，重心既立，是生動靜，動靜既明，乃用并合，并合既出，乃知攝動，攝動既明，乃究推壓，故以之釋天，則有天重學，以明諸星攝向之理，以之釋地，則有流質重學，以明潮水消長，風浪激動，流水上行，諸理以之驗氣，則有氣質重學，以明熱氣盈縮，空氣鬆緊，機管進退，諸理，語其助力諸器，曰輪，曰軸，曰轆轤，曰斜面，曰螺旋，曰尖劈，合之爲機器，分之爲數靜體，加以流質、水火漲力，則爲汽機，當湯之時，奇肱作飛車，已知氣球之制，然大抵取輕氣而用之，其安舵拋錨，亦重理也。若夫取風氣爲用者，則有風帆、風鎗、風輪，取浮力而用者，則有船舶，擺綫明則鐘表可爲，拋綫詳則槍礮有準，束力用於箍管，則火藥之橫炸可推，尖劈用於橋梁，則環形之鞏固可卜，故曰重學爲觀象製器之本也。中國史家作律志，似夫近之，若墨子

均髮均懸。則已知重心之說。惜夫中國失傳。而所用水輪、水碓、桔槔。又復二千年而不一變。致令外夷得傲中國耳。咸豐以來。外患迭起。各省始有機器局。乃礮臺、土荳、鐵船、鉛錫。窮天下之力而不能得一彈之用。而反以資敵。有心人所以痛憾於馬江、巖海二役也。懲其弊者。至欲罷一切官局。而易以民廠。斯言又何其偉歟。作重學攷第四首重理。次工程、機器、鎗礮、氣球、船舶諸圖。均焉。凡若干卷。

墨子化微易化。若蠶爲鶉。此卽動物之化也。五合水火土。雖然鑠金腐水。雖木。此金石草木之化也。同異交得。放有無。此言愛攝力也。亢倉子蛻地謂之水。蛻水謂之氣。淮南子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此卽分化非金各質也。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和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此卽分化各質還原也。特其異者。中國分爲金、木、水、火、土五行。西人分爲空、氣、水、土四事耳。由四者之中。分爲雜質原質。以求其愛攝之分劑多寡。而新物以出。民生日用。因此不窮。惜夫中國自秦以後。汨於方士鍊丹、黃白之術。遂爲通儒所不道。通商以後。譯書倍出。化學日精。礬精可製鎗礮。肉膠能成火藥。煤炭有不灰之絲。木渣成雕琢之料。硫磺作蛋。無異雞生。蘿蔔榨糖。無殊蔗味。碎布變紙。化朽腐爲神奇。破樹流漿。雜牲酪爲食用。止浪油作而馮伯吳輕。滅火水成而祝融威滅。此皆有益民生。非獨有裨研鍊者也。作化學攷第五首。詳各質。次分化而化器諸圖。並火藥諸法。均焉。化學之原。雖出日光傳化。而鎔化與工藝相比。故次於重學之後。凡若干卷。

曾子天圓。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此曾子言光學也。墨子景二光夾一光。一

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者之人下。此則物在聚光點。必有反象也。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厚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正與人之間景。木拖景短大。木正景長小。此言光之出薄入厚。或出厚入薄。俱成斜綫也。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此則大小皆生於視角之說也。西人本此理以爲光學。不獨巴黎斯造成遠鏡。隨星斗爲轉移。發郎胡攷究日光。與鎂鎊爲翁受。測量光浪。與聲學之動盪相關。推算光差。較視角有比例相反。聚點集於鏡凹。歧光生於鏡平。對暈合而彩暈銷。七色融而白色顯。其用之行軍。則昔人有燧鏡焚船一法。今失其術。法人曾以平鏡聚爲回光。試之僅能焚燒至百五十步。其功不及火箭遠甚。近爲日光傳話。有利兵家。然天陰濃淡之中。不無差異。則亦未可恃也。其合用者惟照象法。行軍用以照取山川真形。回光鏡用以守城自照而已。近人條奏防海。於礮坑設鏡。畫表其上。別設對鏡以照遠船。敵人其中視表發礮。然未見施行。即使能之。亦未必利於夜也。中人爲光學者。有鏡鏡靈癡一書。道光中曾一梓行。西人爲畫學色學者。無不推究光理。非如中國可率意爲之。其製器用之醫家。則返光鏡以驗喉疾。迷目鏡以代麻藥。作光學攷第六。首敍光理。而畫學色學。日光傳話。諸法。并光器諸圖。增焉。日光爲傳化之原。而其用不在化學。恆與聲學相比。故次於此。凡若干卷。

墨子耳聞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盡。莫不然也。此卽墨言聲學。所謂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者。卽聲浪震動耳膜。如簧之凸凹。腦接之而成聲也。察也盡。莫不然者。此言耳之腦

筋功用相同也。墨子爲非樂一篇，與曾子天圓言樂相反，而其言聲音之理，則與西人同。特西人重樂，墨子不重耳。西人以樂律名者爲希利尼，其所論上生下生之法，與中國略同。惟中土僅十二律，還相爲宮。希利尼其所言，則不獨十二律，十二律中亦分十二音，以七音爲一調，較中法爲密。古人謂吹律定時，今以西人聲浪與光浪相通，及聲浪緊鬆，由於氣質點震動諸說證之，則其理亦非冥渺。今西人之精於聲學者，製爲收音叉、收音叉、定音叉諸器，以驗聲浪，而國家又特爲樂律院，以肄業之。由是知琴絃忽快忽慢，節奏固不能諧，聲音過高過低，人耳亦不能覺，推之實用，則有接聲筒以助耳聾，揚聲筒以傳遙語，至於德律風作而百里可述軍情，留聲筒興而千載可聆訓迪，雖爲聲學，抑亦電家之言也。作聲學攷第七，敘聲理、樂律，而驗音器圖附焉。凡若干卷。

醫學從格致而來，西人爲此學者，分爲六科。曰察驗、曰解剖、曰內科、曰外科、曰目科。其論知識藏於腦，即曾子所謂神靈爲品物之本也。其論解剖，即古刀鍼之遺。扁鵲華陀皆能之，不足爲泰西之能事。獨其論心爲發血總門，與知識無涉。肝藏膽汁爲化物之需，膈有甜肉爲潤臟之用，脾收餘血，受病即諸瘧之原。胃有微絲，飲水爲通流之具，血爲蛋白粉子，明膠、鐵精，合成腎爲血管、精管、溺管、腦筋疊就。攷諸中土醫說，每多不符。其論目有廉衣收放，瞳人倒順，則亦光學之理也。至其製藥，則純夫化學矣。最奇者以金鏽殺瘧蟲，以至毒之金治麻瘋，蓋熙熙夫人無天扎矣。鑲牙、鑲鼻、鑲眼，亦足補人工之缺陷。開假肛門、喉管、假瞳人，則但補苴於一時耳。治喉疾、治胎產、治熱症，則遠不如中法焉。其種痘、割瘤，則中土所嘗用，醫器

有聲光二學者。則迷目照喉二鏡。聽聲一筒。是已作醫學。攷第八首。敘醫理。臟腑。骨格。諸圖。而醫藥醫器。均附焉。凡若干卷。

農學者。蓋合天學。地學。化學。醫學。光學。重學。電學。而成者也。蓋天地之物。農養之而成品。工製之而成器。商運之以生財。是故農也者。工商之原。而萬民衣食之原也。中國之人。習聞西國不重農學。以今攷之。殊不謂然。其辨土宜。寒燠之節。天學地學也。察生化之原。明清長之理。化學也。至於養花草於玻璃屋內。察蠶。蘊於顯微鏡中。光學也。攷六畜受病之原。究胎卵乳哺之理。醫學也。開自來之水井。沙漠皆漬。飛泉。作自耕之汽器。磅礪不煩人力。則流質重學。汽機重學也。若夫以電綫埋土。使植物速於收成。則俄人之新法。而未見通行於列邦者。慨自通商以來。工商之利。已爲外人所奪。而蠶絲病蠶。不知究治。日衰一日。穀米反資外洋。氈裘遠來異域。葡萄之酒無稅。鴉片之害無窮。栗陽盛產蠶絲。亞山已興茶利。數十年後。生齒日繁。洋煙日多。外洋爭禁華儲。中國已患人滿。必有不支之勢。爲今之計。似宜大興農學。倣效新法。以講種植畜牧之利。自收利權。則富強之基。可於此立也。作農學攷第九首。種植。而牧畜諸法。及農器諸圖。附焉。凡若干卷。

關尹子曰。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爲之。淮南子黃埃青曾。赤丹白礬。元砥生瀉。其泉之埃上爲雲。陰陽相薄。激而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入於海。此卽金類生電。地底回電之說。當周之時。周公爲指南之車。以導越裳。中國已知用電。其所以指南者。因磁氣順日而行。氣由東西運。故其鍼從南北指。西

人初不知用電。及富氏以紙鳶驗之。嘎氏以死蛙試之。其理始顯。後佛耳陀作電池。而溼電可蓄。然而銅易生銹。但氏乃爲銅鉛相別之方。鉛又易鎔。葛家又創爲水銀封口之法。而電學備矣。近三十年。電氣之爲用最廣。約而數之。蓋十二焉。以之作鍼指路。一也。以之傳聲通信。二也。以之作電機。三也。以之作電鐘。四也。以之治病。五也。以之分化。六也。以之植物。七也。以之鍍金。八也。以之作電礮魚雷。九也。以之作留聲筒。十也。以之查礦。十一也。以之暗察敵船。十二也。自有電學興。而格致諸理。從此大變。故以殿格致諸門。作電學致第十首。詳生電之由。次用電諸法。并電氣諸圖。均焉。凡若干卷。

擬游歷例言

瀏陽唐才常

變通學校。最爲當今急務。而游歷一科。尤宜仿西人之法行之。使各國政治之美惡。山川之險夷。能盡揭於舟車之際。而無所遺。則中外交涉之處。乃事其中其竅要。洞其機鈴。以相爲應付。但必先立章程。使無弊竇。始克行之久遠。而學校收人才之益。兵商寓維繫之權。謹爲例言如左。

一出洋學生。必選熟於方言。明於測量之人。由各督撫咨明總理衙門。令其出洋游歷。爲將來簡放使臣之地。但除給本人川資外。應由地方官按年酌送其家薪水若干。庶游歷者無內顧憂。得以盡心所事。一是科既爲將來大用地。尤宜慎擇聰穎。馴良子弟。及已通中國文義。年在二十者。蓋風氣未開。其願出洋游歷。多市井無賴子。卽令出洋。得其奧窔。他日未必爲中國用。若未通中國文義。則無中國聖人之道。爲之根柢。烏能有益。又年太幼稚。則中西之學。俱無把握。徒染洋人習氣。而茫然於政治興衰之原。蓋國

家得千百細崽馬占。不如得一真士也。故必如上所云。責成各督撫熟督保結。方無流弊。

一游歷學生至是國。則應歸是國使臣教訓管轄。如爲外洋欺侮。准使臣命據理以爭。如有不遵法制。妄肆滋擾者。亦由使臣電達總理衙門。立刻遣回。或於其國窺其陰事。亦宜密稟使臣。先事預防。斯與使臣有互相臂助之意。而使臣之獲益無窮矣。

一游歷各海面。應與出洋兵輪管駕。參攷風濤沙綫之則。庶膽壯心定。臨變不爲虛聲恫喝。前此英之義律。一領事耳。竟能以兵輪數艘。橫行粵海。則此既明測量之學生。何妨兼行攷究。以備不時之用。

一游歷之時。須多帶圖籍。以備舟車參攷。昔顧亭林出游。必以圖書自隨。故熟於山川險要。風土人情。況游歷外洋。尤宜鉤稽測繪。以爲折衝禦侮之助。

一所歷各國。應仿西人教堂之例。多攜經籍。開堂教授。有彼國願入學者。卽殷殷勸導。以闡明周孔之道。此事始行。必見笑西人。久之必有受其漸摩者。而聖道可行於薄海內外矣。亦尊吾教之一術也。

擬游歷例言

湘鄉謝功肅

嘗謂中國近日洋務。非洋人難制之爲患。制洋而不諳洋情之爲患也。西人講求通商用兵諸端。皆以熟悉他國情形爲急務。或繪畫山川形勢。或考察物產盈虛。道路往來。不憚艱險。是以西藏番不許英人入藏游歷。未審煙臺條約。已有許英人游歷西藏之款。而印藏與兵。因復有孟加臘城之約。蓋內地輿圖政要。西人固熟悉之而熟籌之矣。我乃不能窺彼之堂奧。識彼之機謀。是不能制人而終受制於人。此派員

游歷一事爲中國一大關鍵也。自光緒十一年御史謝祖源奏請派員出洋。十四年總理衙門奏定酌擬出洋游歷人員章程十四條。籌畫最爲周密。嗣後膺斯任者頗有其人。採訪周詳。有裨時務。如傅雲龍著游歷日本等國圖經八十六卷。徵引至富。纂輯亦精。顯爲有用之才。此外留心講求者不少。總理衙門崇疏保獎。成效彰彰。爲今之計。但當擴其規模。防其流弊。毋強求近功。毋虛糜巨款。則中國自強之道。造才之方。固不能不由於此矣。謹擬爲例言數則。臚陳如左。

一宜測繪輿地也。泰西各國於輿地之學。講求不遺餘力。凡以爲關土通商之要務也。近二百餘年以來。英得印度。新金山。及香港等處。而英之勢異。法得越。而法之勢異。日本得琉球。而日本之勢異。中俄疊次定界。而中俄交涉之勢又異。其通商各埠。自地中海以東。而廣東之香港。凡險要之地。無不爲英人所佔。據英人由蘇彝士河運貨入中國。久已奪俄商陸路往來利益。而俄人近日經營東邊鐵路。思又奪復英商所佔利益。西人因地制宜。而國勢之強弱隨之。今選派游歷各員。既已倣行西法。則測繪輿地之道。誠首務矣。

一宜審察敵情也。去年倭夷犯邊。既爲前車之鑒。而中國全局。北與俄鄰。西南界英法各屬地。歐洲諸國。以通商爲富強之術。談時務者。必謂西南可略。而東北獨重。然西人素習狡詐。其陰謀秘計。往往難於揣測。所恃親歷其地者。就各國交涉事務。證以聞見。得其實情。隨時著爲劄記。備目前防守之用。一宜講求商務也。每年洋貨進口。價值一萬一千餘萬。而出口土貨。價值不過九千餘萬。以入抵出。中國

應耗去銀一千餘萬。蓋中國土產以絲茶二項爲大宗。而茶利久爲印度所奪。近來種植更旺。美國茶雖僅供自用。亦足阻華茶銷路。此不可不訪察各國物產盈虛。以籌抵制之法也。又洋銀入中國。舊有各國華民三百餘萬。每年所得之銀。由銀行匯回。約有二千餘萬。近年美英二國於華商民備皆有限制苛待之意。故前出使大員。願增設各埠領事官以保護華民。此種情形。爲使臣未經目覩者。當不可枚舉。故凡游歷人員所至之處。宜在在留意焉。

一宜講求製造也。西人經營軍政精益求精。日新月異。中國每年購辦外洋器械。輒費數百萬金。而辦理之人。多受華商朦蔽。器賤價昂。盡成廢物。當就游歷各員。隨在研究。知破以何者爲合宜。槍以何者爲適用。就使出洋大臣及各埠領事官。考驗所學。如果學有心得。實能剖別精粗。異日回華。卽可以當辦理軍械之任。

一學問宜先裕也。舊例每員准僱請譯生一名。通外洋語言文字。然不明算學。不識兵法。則於繪畫製造諸務。終茫然不解。或但就繙譯生編輯無用之書。或撰爲日記。皆無甚關繫之事。此等游歷。止爲薪水起見。於時務有何裨益。故凡願當斯任者。必先經總理衙門嚴爲甄別。使其人實事求是。無曠厥職焉。一回華宜加考也。中國歷年所派出洋學生。三年後回華。就各憲考察。或能管理製造局。或可當學堂教習。皆援案請獎。而考不入格者。往往有之。至此游歷人員。亦豈一律賞罰不明。則人人視爲具文。而無有愧勵奮發之用。必經總理衙門就目前緊要事宜。使爲論說。斟酌保獎。其學既非一技一藝者。比其識見

自必不同。而淺陋空疏者不得與焉。

一籌費不宜太少也。自光緒十二年減定出使經費。英俄九萬。德法等八萬。美日祕十一萬。以四萬餘兩作爲派員游歷之費。所派之數。以十員或十二員爲定額。游歷以二年爲限。過限卽自備資斧。此議似未免稍拘。各員游歷之處。必常遇使臣及領事官。可以隨時考驗。果能實心採訪。二年後如願再游他國。其應用之費。以由使臣電致總理衙門。於海關洋稅項下撥付。以得之洋人者。辦理洋務。於中國初無所損。況其效有不可限量者乎。

擬設立游歷公會章程

桃源何紹休

今天下談富強者。勦曰軍火宜備也。鐵路宜開也。製造與工藝宜興。礦產與商務宜振也。庸知居今之時。處今之勢。所以爲致富之本。自強之基者。莫如上下一心。方今朝廷翹辦一事。聚訟盈庭。非無深達時務之人。而每建一言。輒多格於羣議。洋務之興。垂六十餘載矣。求其知彼知己。不隨不激。能爲國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幾人哉。夫民心不一。則國勢日衰。而交涉之難調。由於意嚮之不定。意嚮之不定。由於主議之無人。欲求主議得人。非王公大臣游歷外洋不可。夫游歷之法。防於中國。古時輜軒使者。徧歷四方。問俗探風。詳察民間疾苦。此實遊歷之權輿。孔子一車兩馬。歷聘諸侯。遂成素王之業。戰國時儀秦之輩。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爛之舌。聲動侯王。當其周遊各國。凡山川之險易。政事之純疵。兵力之孰強孰弱。人情之何愛何忌。無不揣摩簡練。熟爛胸中。因得以審其機而投其間。雖縱橫捭闔。聖哲羞稱。而其顛倒

是非運天下於掌上者。非假游歷。亦何由成其才也。降至今日。泰西各國。尤重游歷。尊如世子王孫。貴如世爵將相。莫不以游歷各國爲要圖。雖道里崎嶇。風波險惡。經年累歲。皆所不辭。經過之處。觀其朝章得失。詢其風尚美惡。察其物產多寡。究其貿易盛衰。訪其製作精粗。探其武備強弱。而於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險夷。出入之難易。路徑之遠近。江河海口之淺深。無不繪成地圖。載入日記。刊諸月報。一時無事。則彼此傳聞。以資談助。一旦有事。則舉國之人心有成竹。不難駕輕就熟。乘勝長驅。道里關山。畫沙聚米。人第見其今日奪若干城。明日闢若干地。以爲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習。謀皆豫定。無一不從游歷得來。故欲富華民。彊國勢。必須設游歷之公會。欲設游歷之公會。必先立公會之章程。今謹將擬議者。分條臚陳於左。

一曰設總官以管經費也。夫理財乃國家之急務。銀幣亦游歷之資本。宜於會中派一正直之人。終歲會計。比較盈虛。考查出納。以防欠闕之弊。

二曰減寺宇以厚積藏也。夫天下寺宇。不下百萬萬所。於國家無所裨。宜省之。將其費納入會中。以補此項之闕。以培利用之源。

三曰納貨錢以廣費用也。夫通商大賈。舟航大洋。難保沈覆。假如船價二萬員。載貨五萬員出海。令每月納會中銀。每百兩納二三錢。設使船三月到岸。平安無失。所納銀存此會中。爲公費。如或船貨有失。視其損益之分數。如僅桅折貨溼。會中亦按數補償。如或全船沈溺。則會中卽償其半。但必實報實驗。衆力恤。

災從無推卻。如西人之擔保會。要之利多害少。有餘則作會費。此一舉兩得也。

四曰多償銀以周諮訪也。往者我中國亦有派員游歷之舉。但每員薪水。月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之繁。應酬之鉅。安得敷用。亦祇深居簡出。繙譯幾種書籍。期盡職而已。未能日向各處採訪。時與士人諮詢也。故宜度會中銀。豐其資裝。寬以歲月。迨回國擇其能者而爵之。

五曰遺英俊以期有用也。比年承命而往外洋者。皆微員末秩。回國以後。即使確有所見。亦安能大展其才。故須擇王公大臣子弟。通古今。識大體。年少而未當國者。並鄉中有經濟善測繪者。派往各國。考求利弊。採訪情形。與我國使臣相助爲理。夫今日之少年秀士。皆他年老成謀國之良佐也。一旦躬膺重任。建議興事。皆有真知灼見。自決從違。不至畏葸無能。亦不致拘牽債事矣。

六曰遣兵輪以張國勢也。自設海軍以來。所備大小兵輪。不下數十餘艘。平日除會操載送官員外。一無所事。何如派往各國游歷。藉以保華民而震國聲。俾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島嶼之濼澗。沙綫之淺深。潮汐之長落。地勢之要害。咽喉防務之佈置疏密。並定以游歷限期。或半年而瓜代。或一年而瓜代。既反國後。由當道而詢重洋情形。並觀其日記。實有心得。卽照軍營立功例奏獎。果如此講求研鍊。十年以後。中國內外文武人才。皆當輩出。決不至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晉用。雇募洋師。歲擲百萬金錢。且爲遠人所竊笑也。夫惟我朝華洋交涉。開前代未有之局。命星使游歷海國。兼交涉事務。無不事事仿行。新中華之耳目。開小民之衣食。則雖前代雄才大略之主。亦未能如我朝之盛也。顧事須比較而後勝負分。勢必

互觀而後強弱見。以中華之地大物博。山嶽蓄其菁華。川陸萃夫寶貨。自然之利。甲於五洲。倘能盡法以致之。又何假於外洋之物哉。且外洋人又往往惜之。謂不能盡其物利者。以不能盡仿其法也。然其法自在。在朝廷力求何如耳。且如英德美奧諸國之皇。時常躬歷各處。見於日報者不一而足。而俄羅斯之興。籍其先君比德之游歷。無法不仿。無善不備。日本亦然。故其勢蒸蒸日上也。日本自同治十二年始信其法。今纔二十餘年耳。已儼與西方大國比隆。溯其所以致此。則遣大臣歷境考其法。又命英才詣彼國讀書。盡得一切製造。皆以仿西式爲本。竊願朝廷鑒日本之明效。將以上章程垂爲甲令。久之必有駕西國而上之勢。彼狡焉思啓者何敢哉。此亦致強致富之一道也。惟在當軸者一力擔當耳。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瀏陽唐才常

中國工藝之不講。由於無法以董勸之也。董勸之策。其惟設賽工藝會乎。攷英國博覽會。始於乾隆二十年。前十年法國早已行之。不過賽書畫織繡耳。嘉慶三年。巴黎第二次設會。咸豐元年。英會曰萬國商務公會。西語名格拉得西比生。入觀者必納門費。是役得費五十萬六千鎊。他費不與焉。五年。法國之會。得費一十三萬鎊。同治元年。英會得費四十餘萬鎊。所賽之物。法以人工勝。英以機工勝。六年。法會得費百餘萬鎊。十二年。奧會取費極廉。得二十餘萬鎊。美國費拉特費之會。得費更多。共約一百四十餘萬。嗣茲以來。珍會益盛。藝事益精。所以顯示以從遠之準。陰用其鼓舞之權。其意爲至深遠也。今欲使中國振興工務。宜速仿泰西珍會之例。大賽工藝。使有所觀成效法。以爲華人之龜鑑。亦收回利權之一大關鍵也。

而又隱寓趨重兵器之意於其間。則積富能強。工務其嚆矢矣。謹爲條例如左。

一宜設工學科以重其本也。中國賤工之習。牢不可破。非設機器製造各學以督之。則卽有明於算學之士人。誰肯身親製造。以犯清議之不韙。雖設此會。徒多市井無賴小人耳。故必先設科。以示工藝之重。不後儒生。乃符西人工中有士之精意。而珍會之賽。無異文人之角藝名場矣。

一宜與民廠相權衡也。西人製造船礮子藥。皆取辦民廠爲多。卽官廠亦係包工之法。今苟令民間得開私廠。一切輪船槍礮。開礦挖河抽水磨麥紡紗織布。研之既精。而復於省府州縣。遞驗其成。則風氣日開。人才日出。富強之效。如操左券矣。

一宜與算學相表裏也。西人技藝院與博物院。同條共貫。大抵發源於算學。今視其工藝果佳。而仍叩其推算此物之理。奚如。乃知其果出心裁。而推陳出新之功。益覺無窮矣。

一宜定年限以便廩集也。如縣邑則准其按年一賽。府州准其二年一賽。省會准其三年一賽。每及五年。則須擇一萬商雲集之區。如漢口牛莊上海第處。聚通國之工藝而品評之。則有期不愆。如各省按臨之制。

一宜注工冊以觀成效也。五年之賽。工部大臣親臨之。各省則督撫守令遞驗之。必視西人金牌寶星之賜。更加優寵。或卽以爲是科之進退。庶人人奮勉。力與歐洲爭拔擢之功。

一宜頒牙帖以資世守也。西人攷得新理新法。獻諸國家。國家卽給以文憑。以杜他人僞造。或擅其利者。

數世。今中國舉行賽會。塲驗爲新奇之制。亦當給之牙帖。以能開新式者。受上賞。步趨西人者次之。如次屆賽會之期。更驗牙帖。而課其工之進否。進則加以爵秩。否則黜而收之。卽子孫之墮其祖業者亦然。庶此會真能實事求是也。

一宜有兵輪以保護工人也。中國騷凌之氣。一時難靖。今賽會之時。良莠難齊。恐滋他慮。誠得兵輪以資保護。則人心安堵。而從之者如歸市。

一宜聘德人以操品騰也。中國積習未除。不無高下在心之慮。且其事未精。亦難恃爲定評。惟日耳曼之聰巧。爲歐洲最。工藝亦獨步五洲。中國與德素無閒言。似可事事奉爲圭臬。故今日急務。不惟兵制兵法。宜師其人。卽工政尤宜引以佐工部大臣及各省攷驗之法。待將來積習已除。聞見已擴。自無事假手他人矣。

一宜招回新嘉坡人以立始基也。事屬權輿。當爲西人所竊笑。則工部廣張牙帖。攷驗自外來之華工。力加董勸以資觀摩。則其始卽不至貽笑西人。而華人益積媿生奮矣。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湘鄉張通語

嗚呼。中國工藝之學。闕而不講久矣。夫制器尙象。前王所以利用而厚民。日省月試。旣稟稱事。勸導之典。列於九經。曷嘗以末務薄之哉。自大學亡格致之篇。周官佚考工之記。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蓬衣進冠之儒。率馳於清淨虛無之域。談及工藝。以小道鄙之。以賤人概之。而躬其業者。以其不齒於世也。亦作

輾不恆。撲拙自安。鮮有竭才力聰明求大過於人者。無惑乎飛車指南之遺。木牛流馬之法。自失其傳。而
 遇泰西之新式。且瞠目咋舌。或數典而忘厥祖也。夫泰西之富強。根於工藝。而工藝之精良。則原於賽會。
 始創於法京巴黎。嗣後英奧美日本。次第踵行。近則相習成風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人工有
 巧鈍之殊。物質有美惡之判。非利導胡由奮。非觀摩胡由善。萃萬國之心思。羅五洲之珍異。考驗優劣。比
 較短長。則取精多而集益廣。宜其民智日開。商務日隆。軍政日修。國源日裕也。而中國獨不謂然。推原其
 朔。固由於拘常守陋之見未化。亦因費鉅無所出。故無一人敢發其端也。不知天下無不可開之事。無不
 可籌之費。咸同之間。征勦各流寇。近年以求賑餓防河。至再至三。獨非大舉而需鉅費者歟。而籌之裕如。
 則亦存乎其人耳。況賽會之設。國與民皆利。上與下交益。目前與日後。均收效無窮哉。西國一千八百九
 十三年。美利堅賽會於希加哥。計費銀千七百餘萬。而事後抵以游覽售照會拆卸物精等項。尙可贏銀
 三百萬元有奇。此其明證已。而客館之所得。飲食之所資。電綫。輪舟。鐵路。馬車之所需。本國商民所獲之
 利。且什百千萬而未已焉。轉瘠以富。振弱為強。其以是為嚆矢乎。今日者中國事尤亟矣。倭夷議撫。府庫
 空虛。欲圖自立。必先經商務。欲經商務。必先重工作。賽會之設。蓋有不可一日緩者。謹將籌費及一切條
 例。為平日管見所擬議者。臚陳於左。

一宜保定官利以資招股也。查美國希加哥賽會。除議院撥助五百萬元外。半出自股資。中國自礦股一
 敗以來。至今人視為厲階。故近日有事招股。百無一應。則以中國凡百公司。招股時官為張皇。股散時官

置不問。是以視爲畏途。而不敢再蹈覆轍耳。今宜倣照泰西。讓以各等利益。且爲保利若干分。庶人人倚信。踴躍成事。不動夫國帑。不需夫洋債。而天下之大觀創矣。

一宜倣照日本。以漸推廣也。查日本辦法。先於內地各鎮埠。試行工藝、農桑、礦產、耕織各小會。今中國土產工作。足以奪外洋之利者。絲、茶、糖爲大宗。外餘亦不少。宜令內地小會。臚列自有諸物。比較得失。品評優劣。然後再及他國新出之物。庶功有漸進。事亦易集。

一賽會之區。宜自上海始也。上海爲中西總匯。江海要衝。輪電往還。聲聞不隔。宜先期照會各國外部。請其將工藝製造機器各種物件。一體入會陳設。派有名望通西學者。較其巧拙優絀。自南洋大臣以下。均至會場觀覽。以重其事。先會之半月。電知輪舟可通之各鎮各埠。工商人等。悉准入會遊覽。酌收游費。以助經費。先設小會。以觀本國之所有。繼設大會。以覽外洋之新式。則我所已能者。可以精益求精。而益務擴充。我所未能者。可以學其所學。而漸行推廣。不必家喻戶曉。而能開愚賤之心思。不必越國過都。而能發顯蒙之耳目。振商務。足國用。蓋莫有先於斯者矣。

一創造之物。宜令隨會獻也。伏查泰西各國。設有工匠學堂、技藝院。擇已通西文算學者。肄業其中。先投以工程專書。研究機器之物理。後乃各就所業。其能神明變化。意造新奇之物者。准其繪圖貼說。進之當道。驗其果有實用。即詳咨執政。給發執照。予以專利之權。將姓名圖說刊入日報。彰之遐遠。有美必揚。無求不得。故莫不殫精竭慮。鬪巧爭奇。而不以一得自畫也。近日中國各省各局。機器師匠。亦略曉機器測

算等學。而當道以其華人也而薄之。薪俸無多。教習無法。考察無具。獎勵無方。故二十年來。僅滬局所造。快利槍。稍爲出色。否則皆式老價昂。不甚通於用也。竊以爲藝學之科。工藝之書院。固中國所不容不設。而一時難備。莫若開奇技異能之途。令其隨會呈驗。確能出自心裁。有裨實用。卽照西法。以爲賞格。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風氣旣開。十年之後。庶幾可與西人爭烈矣。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長沙徐崇立

一設官局。西國有官局。有商局。而皆息息相通。官總其成。而商集其費。中國創行伊始。非官爲倡導。必不踴躍。今天津有武備學堂。金陵有水師學堂。武昌有鐵政局。織機局。已次第舉行矣。尤宜推廣其法。各直省均籌款興造。而局外工匠。准其入局學習。考其工拙。著有成效。卽依次充補。

一立公司。泰西公司。多由商人招股合辦。中國財富。不逮泰西。使凡事皆動支庫帑。斷難推廣。須仿招商輪船局例。勸富室巨商集股。或派員總其大成。或由商人公舉辦理。總以便民爲主。

一聘洋匠。華人驥講西學。微特不能窺其堂奧。卽門徑亦難遽尋。宜以重金聘西人之能者。惟須商局之工師。蓋官局爲其國家籌戰守之具。必不盡宜其蘊。商局則意在推廣。務極流傳。必無不傳之祕。又不宜惜費。彼越數萬里而來。所獲不倍於其國。則優者必不至。僅得其中才而已。無益矣。

一懸賞格。西國考較人才。專以工藝爲主。一器成。必呈諸官。官頒之國中。以爲式。民間如能私造一器。卽准其呈之公局。果有實驗。並予重賞。以示鼓勵。英國前有安瑪士者。籌得利砲新法。不見收於官。官中實

陰用之。安瑪士訟之刑司。斷令國主賠給金錢六千。一技之尊。至與朝廷抗。夫安得不勸。

一定稅法。英人竭其心思之力。廣其耳目之助。不惜貲財。不避勞瘁。歷試諸法。務得一當。或數年或十餘年而成一器。則告諸白丁德亞非士。英官專司考究製造驗之有實濟。即給文據。凡仿造此器者。必納貲創造之人。即

行之他國亦然。私製不納貲者。重罰之。今宜仿其成法。著爲定例。以器之大小。爲稅之輕重。

一著圖說。西學舊有圖學一門。大而天文地輿。小而一船一砲。有合圖以觀其全體。又有旁正背面之分圖。以考其機括。今宜於新機器出。爲圖以象之。說以輔之。不待督責而能矣。一較優劣。以上諸條。次第舉行。著有成效。然後仿美利堅賽奇公會之例。先自於一鄉一邑舉行。漸次擴充。再行照會各國。按期來華。簡其工匠藝術。一考其工拙。物多希見之寶。人有鬪巧之心。工務商務。皆當起色矣。

擬開中西條例館條例

瀏陽唐才常

刑律之設。以理大戛。而順人情。秦漢與明。極爲酷烈。殊失先王之意。國朝罪疑惟輕。涵濡衆類。雖唐虞三代。蔑以過茲。西人亦最講求律法。然矜慎太過。極重不過禁錮終身而已。自入中國。設教堂後。中國不肖之徒。往往以爲遁逃藪。無論作奸犯科之奚若。中國不能過問。雖曰中國積弱使然。亦以未列公法之故。又無深諳公法之人。據理與爭。故遇有交涉事件。往往受屈於西人。而末如何。不知公法明云。凡疆內產業。植物動物。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按理皆當歸地方律法管轄。又云。無論是已民與否。非現住疆內

者。各國不能以律法制之。若然。則吾民雖入彼教。而現住疆內。豈有不能自治之理。噫。吾華至此。不國甚矣。然則公法所云。數國律法不合而起爭端。別有條款以息之。名曰私條者。不能已於講求也。蓋公法所以明各國交際之例。而私條所以變通各國律法之不合。而酌而著之曰例。遂遵其意而明之曰中西條例。其所以設此條例館之條例。另擬於後。

一各國律法不同。必豫請各國律師。公訂一至中至正之法。如公法所云者。乃能行之久遠而不敝。

一律法由換和約時酌定。使臣宜力爭教民之仍歸中國管轄。乃可徐議一切條例。

一中西條例。雖已有定章。入館者仍當深習中國律法。廣求各國律法。或遇事出定章外者。即可合中西律法以爭。

一演習中西條例者。當由刑部課其成。命之曰律學科。使其自吏胥至司員。自司員至尙侍。終身不易其途。庶爲專門之學。

一條例館學生。並宜練習各國語言文字。有成則隨出使大臣。察閱各國風俗人心。即將來議律時。或有疑難之處。不至茫無把握。

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

瀏陽唐才常

中國受創以來。深識之士。日望中國之毅然變法。以弱強。以危安。以骨肉。然如學校。郵政。鐵路。諸大端。當軸運回審顧。重於一舉者。何也。豈陰狃於柱石之習。恐民智開而狂瀾沸耶。抑虞一變之後。士民失業。惹

而未發耶。夫英吉利於百年前欲行新法。臣民無不尼之者。惟堅惟忍。立起沈疴。若俄羅斯之頑。日本之悍。各國所無。然昔之彼得。今之睦仁。何與之暴也。中國神聖相傳。風俗純厚。無希利尼薩摩之強族。多瑞士日耳曼之秀民。若洗其夸大虛誣之習。斬諸實際。振其疲沓惰歸之氣。進以干城。安知不爲地球望國。乃猶因循疲蕩。坐失事機。誠不能爲當世士夫解也。然而新法之行。貴有次第。不可緩亦不可驟。何者。中國之弱。弱於貧。中國之貧。弱於新學之未興。欲興新學。宜特設學部。大臣於京師。以綱領大學之事。又於各直省。多建中等下等格致書院。聘西師華師。分門課實。卽以其遞升之差。爲科目之的。則始雖借才異地。不十年而吾學校中人。足以肆應天下之求。人才既出。自強始塙。有其基。然而鐵軌。輪船。鐵路。郵政。四者。似不能因人才未出。再涉游移。何也。筋脈不通。則手足坐廢。衣食將竭。則禮義安施也。若夫商政宜修。先於農政。蓋中國之農。尙稱勤作。商則散無友紀。日見消亡。歲輸英人五千餘萬兩。未有抵制之術。將爲印度者數十年。尙夷然以冠帶自居。此開闢以來之奇憂也。非亟立商會維持之。腦存而隨亡。國存而權絕。其若之何。工政宜修。先於軍政。土耳其素稱能戰。惟製造未廣。機器未興。日蹂躪於英俄而未如何。中國四十年來。槍械船礮。夥於阿僧祇。而國且日弱者。徒恃殺人之器。而忘製器之原也。報館宜立。先於議院。蓋此時風氣未齊。人心多惑。驟開議院。必如意法奧之叫囂。不可遏抑。惟先廣報館。以啓愚頑。以振聵聵。則遇有大政不至。行之者一。泥之者百。公法律例之學。宜明。先於議和議戰。蓋中西棘手之案。固由國威未振。亦由情法不通。如能酌修條例。入公法及弭兵大會。未必無開然自修之日。界務稅務。

之學宜講。先於禁煙辦教。蓋強鄰覬覬。四方而至。黑龍江、帕米爾、及夫緬甸、安南之前車。在在寒心。界務不明。蹙國何底。釐政至今。深爲民病。愚智皆知。非急研稅務。則皆竄滋甚。脂膏滋竭。國不國矣。銀行宜設。先於國債。泰西國債多。民心益固。驟難望之。疑信參半之華民。必用機器多鑄銀錢。由三庫通行各省。則示信於民。而國債可興。若夫親王大臣。出洋學習俄日。以建維新之治。尤爲今日策時第一義。至於中西相接。化其偏私之見。去其鄙夷之心。凡內外臣工。皆宜恪遵此義。而西鄰責言。庶不至無故而生。然無論何等學術。皆以廣立學會爲宗。則所以公天下之羣義。而萃人心之奇策也。此舉行新法大概情形。可約略言者。或曰。今天下病疴疢矣。非澈底澄清。同時並舉。加以雷厲風行。萬無成效。雖驟庸何傷。而不然也。卽以病喻。精氣鑠於內。痿痺見於外。調其榮衛。通其筋絡。養其靈魂。或能補救於萬一。驟用猛濟。必無幸焉。今之積重難挽之勢。而欲步武泰西。經緯萬端。微論其治絲而棼。卽每年賦稅所入。不逮英法三分之一。而洋債疊疊。何從籌鉅款以行新政。其不能太驟一。中國士子。久錮時文詩賦之中。遵廢科舉。游民滋興。其不能太驟二。至西例賦稅極重。華民贍其身家而不足。安能出餘費以維國力。其不能太驟三。中國最重男女之別。非先嚴纏足之禁。而廣設女學堂。必多未便。其不能太驟四。是故深明其不可驟之故。而後轉移鼓舞之。微權可得而用也。

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

瀏陽劉善涵

今之談新法者。其弊約有二端。曰因循。曰恣戾。因循者曰。中國地大物博。承數千年祖宗之留貽。禮義制

度稱最。一旦廢其所長以從事西法。如嬰兒絕乳。失之太驟。是不可行也。恣戾者曰。刑亂國。用重典。處今日而言變法。非舉一切無用之學。概投之灰燼而後濟。以始皇之暴戾。江陵之操切。管商申韓之嚴刑峻法。則往往莫治。而究之因循者非是。恣戾者亦未爲盡得也。竊以爲學新法者。當博攷中西君民國體之異勢。而後酌其事會之通準。以權責之大。行之數年。必有成效可觀。否則如理亂絲紛而無紀。甚且行之過驟。而虛憍自怙之輩。不能曉然於西法之善。一有齟齬。萬事紛裂。大局幾不堪問。此誠可爲太息者矣。夫中人以上。不爲名利所動。中人以下。不得不以名利動之。居今日而欲行新法。非變通學校不可。蓋學校者。人才之根本。人才既立。而凡自主之權利。教民養民之善法。皆可漸次興舉。而不至有疑慮。茲就湘省之宜行興新法。而塙然可見諸施行者。略爲詮說。而次第亦有可述者焉。一曰通算。一曰通外國語言文字。而必派令出洋。西人化重聲光等學。皆倚算學爲本。故童子入塾。未有不習算者。今莫若改時文書院以肆算。而附以化重等學。至外國語言文字館。宜增立數所。仿上海中西書院規條。童子十五歲以上。如志趣遠大。堅忍耐勞者。卽令入學。先聘華師教授三年。俾知其大略。又三年使入西師學塾。又三年。奏派出洋。使入各國大書院。觀感衆美。以底於成。昔俄羅斯銳意變法。派親王出洋游歷。日本之勃起。亦收效游歷爲多。胥是道也。一曰廣譯西書。泰西書館林立。不但京師有之。卽縣鎮郵市。靡不廣爲輯藏。以供士夫之參攷。湘南地處偏隅。士人佔曝終身。而西國政書。有未嘗一寓目者。若仿外國書籍館例。廣譯西書。頒之郡縣。則人人知西法之善矣。一曰報館。泰西報館一門。爲教養之經。中國商岸。自燕齊閩粵。諸

行省稍稍仿行之。而湘省獨闕。若創立湘報。凡政教之得失。商務之盛衰。物產之良窳。以及開卅種植之有無新法。時加考察。章示大衆。所謂見理明而萬事理。而後設議院以決壅蔽。建民廠以精製造。開礦產以暢商源。置湘埠以達輪路。立電綫以廣消息。綱舉而目張。體明而用達。中庸所謂柔強。愚明之旨。於是乎在。若不揣本末。壹意摹仿西法。雖日對西人。日聆西語。其中之隔閡。難以道里計者。尙足與言新法之要哉。

治新學先讀古子書說

劉陽唐才常

塵塵世界。桎梏于文法。昏瞶于科目。沈冥于俗儒。如蛾趨焰。如蟻附羶。其上者能箋注蟲魚。批風抹月。人許鄭而家徐庾。其下則抱兔園冊子。束溼老師宿儒之言。以媒通顯。或且睥睨羣倫。私尊敝帶。與之言西學。則曰異端。與之言周秦諸子。則亦曰異端。而試問彼之不異端。而繩矩昌平者。糟粕而已。圈莖而已。嗚呼。孔教之晦。學派之孽。斯云劇矣。夫孔子道大能博。有教無類。六經固改制垂世之書。卽九流百家。罔弗本其緒餘。以鳴于世。故漢書藝文志。所稱九家者流。皆七十子之流裔。雖純駁不一。而上胚皇古。下孕來茲。厥功非淺。卽今之言新學者。尙將徵參彙纂。證中西古學之源。彼沾沾守一先生之言者。則烏可以爲學矣。雖然。今新學家言樊然殺矣。綜其要指。不過曰格致也。富彊也。公法律例也。若管子。若墨子。若莊列。若淮南。若呂氏春秋。其言格致富彊。爲近人張自牧瀛海論。薛福成四國日記。所鉤稽者。弗贅述。請言諸子大義。以爲治新學者的。管子前乎孔子。多周官司馬法遺言。其云量民力則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

則詐僞不生。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又云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坻墀。尤賅千百年保世經猷。墨子一書。開機器之先。悟重光之理。而宗旨尤在兼愛尚同。矯叔世私競之風。卽宰我從井救人之仁。學儒者或過之。而西人乃師其意。以橫溢五洲。夫胞與平權。本孔孟公心。但一有等。一無等。違以太平世之術。治掘亂世。徒滋詬厲耳。莊列淮南。宗旨大同。其敝徒其身。塵埃其世。近佛理。亦近格致家之論。地球恆星及萬物質點。蓋皆孔門之微言。韓退之謂子夏弟子田子方。其徒流而爲莊周是也。若夫西國律例家。卽古之法家。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蓋據亂世之律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蓋太平世之律例。宰我不知律例之源。告哀公以使民戰栗。遂伏申韓之根。史記言韓非李斯同受業荀子。楊倬謂荀子亦孔氏支流。此荀李之變本加厲者也。西國公法家。卽古之名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爲刑書。又爲正名之書。禮者。刑之精華。刑者。禮之科條。及門諸子爲名家學者。禮春秋而已矣。及秦任法律。則刻覈寡恩。土苴生命。班固謂賸者爲之。則鉤鉅析亂。痛乎乃自有地球之大厄哉。是故周秦諸子。悉芟滋孔氏。而孟子。公羊子。衍太平之仁理。尋平權之墜緒。其嫡派也。墨子。莊列。精華天人之旨。曼衍格物之詞。其支派也。荀子。開歷代蠶羅鉗束之術。其孽派也。故欲揀今日民窮財盡公私窟蔽之病。則必治之以管學。欲揀今日士農工商各懷私心之病。則必治之以墨學。欲揀今日吏治廢弛弄文翫法之病。則必治之以申韓之學。欲畫五大洲大同之軌。進一千五百兆仁壽之民。則必治之以孟子公羊之學。夫筮以公法律例言。似不及格致富強之可以雄其國。智其民。然將來一統地球。摠合政教者。必公法周律例平也。而要以力破拘繫衝決荀

李綱羅爲第一義。顧安得蚩蚩者而一振其聾聵也。

驚新知新辨

衡陽陶炳麟

轉移風會之漸。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不在乎紛馳。而在乎專一。見一新法。輒思所以效之。而不究其極。聞一新政。輒思所以仿之。而不探其本。無惑乎日言新學。而舊染益甚也。西人之行事也。心精力果。實事求是。凡於振興諸務。規畫精詳。經營數十年以前。收效數十年以後。計遠利不計近功。有欲規一器名一藝者。苟及身未就。則子孫繼之。務期其成。俾得世專其利。故人人競奮。日新又新。愈出而愈無窮。中國不然。不能自開新機。事事步武西人。且又浮慕淺嘗。漫無實功。週思數十年以來。舍舊謀新者。豈伊乏人。亦嘗遣出洋學生矣。而激勸無方。從供它人之役使。亦嘗設同文館矣。而考核不嚴。卽繙譯且多互歧。亦嘗設製造局矣。而工藝未諳。徒假手於它人。亦嘗設招商局矣。而利弊未明。壘斷仍歸洋人。亦嘗鍊兵置械矣。而洋裝空效。訓練無方。槍手未合。利器資敵。諸如此者。無不矜言圖新。而悉無所效。故自倭釁一開。舉數十年之經畫。數千百萬之貲財。盡付諸驚濤駭浪中。非真錄於新之無益。良以我之所知。不若它人之精。我所仿行。又落它人之後塵。有一事焉。我初得之。不啻珍寶。而自彼視之。已同敝帚。驚於新而不知所以新。其弊有如此者。不然。日本亦維新之國也。自其東京神戶諸處。剏立西學堂時。與中國上海廣州諸處。設立方言西學各館時。其間相去無幾。乃日人一切改絃更張。集思廣益。凡於西人所知所能者。務求涉其藩籬。而登其堂奧。精益求精。故收功最鉅。中國同其師法。而不同其奮往。同其變通。而不同其精

進。故不覺瞠乎其後。此一則驚於新。一則知所以新之明證也。今者時事艱難。益羣起而謀新政。弟兩年以來。言者紛紛。而行者復散漫無實。使非抉其大源而去其危雜。力祛從前虛偽之習。而勤此日振興之務。竊恐蹈常習故。仍無益於更新之治也。此之不可不辨也。

尊新

劉陽唐才常

曰中國。曰日本。曰波斯。曰印度。曰埃及。曰希臘。曰羅馬。曰巴勒斯坦。曰腓尼基。數千年之舊國也。黃帝子孫。部居震旦。亞當裔族。曼衍歐東。以洎黎蠻。猓苗。琉球之毛人。俄國之特狄。澳洲之矮奴。非美洲之紅黑番。數千年之舊種也。中國之堯舜周孔。印度之釋迦。婆羅門。耶路撒冷之摩西。耶穌。阿喇伯之謨罕。默德。數千年之舊教也。英法德俄。建國後而興也。淳焉。美人經營。僅百年。以文明開化。名五洲。故腐大地之國。之種之教。更嬗迭代。蕃變紛紜。窮睇俯矚。靡知究極。然日本。驟然以舊國興。希臘。脫突人。輒有年矣。今且曝然智其民。強其學。隱然爲亞東日本。而印度。波斯。埃及。望塵弗及焉。異哉。新者誠新。舊者亦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微歎悲哉。中國之創新政。求新法也。費五十年之時日。擲萬億兆之金錢。購恆河沙數之槍械。然而北脅於俄。南挫於法。東困於日者。何也。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學也。欲新民。必新學。欲新學。必新心。今者天下之民之心。久病思起。久鬱思嚏。新機勃然。其洞觀世局者。且人人搆一意。法希臘之民之心於胸臆。而不可遏。使當軸不乘其句萌之機。聘以康莊之路。而猶欲圈象之檻。繫之竊恐局其身者。不能局其智。忠其國者。不必忠其君。而秦皇明祖之藩。一潰而憂且劇也。卽令民不智。防不決。而

事變奇橫。土番深衆。抵制無策。將伯誰呼。則是舉四百兆民。拱手而聽他人以奴隸也。昔羅馬教皇。首仇新學者也。方一千六百八年。意大利人格里略斯精通天文。聚徒講學。作望遠鏡。論地球自轉之理。教皇甚甚。誣爲妖術。下之獄。及意人圍其都城。神甫畢集。尙膠其守舊之見。牢不可破。遂底於亡。今之守舊家。動詆西學與西教爲緣。而不知其躬羅馬而心教皇也。嗚呼。螻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暮夕。汶汶闢閭。佻佻倪與。此終古而曰吾言孔孟而行程朱。此優孟而施朱黛耳矣。而況泰西之學。胥源希臘。希臘盛時。與埃及波斯印度等國。互相觀劇。而埃及文字。實與中國同原。又適值吾三代實學未亡之會。其時精天文者曰他里斯

當周匡定二王時。專以格致講授者。曰蘇明來。當周靈王時。創幾何學者。曰歐几利德。當周赧王時。

然則吾周秦諸子所言。輒與彼中格致之學。不謀而合者。初非無因而益。以見吾尊新之卽以復古也。蒙得而破其癥結。曰欲開二千年來之民智。必自尊新始。欲新智學。以存於鷹麟虎視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見始。

尊新

瀏陽劉善涵

烏乎。中國之因循苟且。墮壞冥冥。至今日極矣。譬猶宮室。非不燦然精整。勤樸斲而塗丹雘也。然基礎既墜。棟折榱崩之禍。有非擬議所及者。譬猶裾也。鉛飾都麗。璀璨效目。然領緣敗裂。襁褓之形。旋踵立見。然則處中國而言新法。毋亦捫燭而扣槃。膠柱而鼓瑟歟。夫大學一編。首在新民。孟子對滕世子。亦以新子之國爲最。是故民間也。必使之智。民弱也。必使之強。民間抑不得自申也。必恩澤下究。俾啓益其聰明。詆

薄其手足。人人有自護之權。而不至干分以犯上。所謂新也。乃今之治國者。西國教養之善法。邦交應付之機宜。漫不加察。而於蚩蚩小氓。鈴束錮禁。貢一新法。而官曰不行。瓶一新製。而官曰不準。烏乎。是猶秦愚黔首之故智。以此防民。民尙不僕。然盡者庸有幸乎。昔俄皇尼古喇。嚴禁誹議。道路以目。嗣皇愛烈。瑞德。遣親王游歷海外。廣興製造。摧陷廓清。決去壅蔽。而國遂強。日本以彈丸之地。崛起海東。削藩鎮之權。獨其固陋。與歐西通商立約。厲精圖治。用成維新。此新法之明效大驗。見之紀載。塙然而弗爽者。中國地大物博。神聖繩繩。而列國載筆。反列其次於印土之間。而嘗爲不被教化。豈壤地文物不若哉。亦以守舊不變。無復新政可紀。故不得列公法於地球萬國之上耳。近者緬入於英。越併於法。而暹羅半翦。琉球吞於日。而高麗一役。款和嬰挾。復跨臺灣而有其地。前後十年間。而屬藩廢絕。此何故哉。坐因循苟且。不肯自新一念。誤之耳。庚申之變。畿輔倉皇。此中國受侮之一大變局。正中國自新之一大機會也。乃朝野上下。粉飾相仍。閱二十年。則有甲申越南之役。更閱十年。乃有甲午高麗之役。而守舊不變者如故。準此以推。雖遲之又久。終無振興新學之一日。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世有賈誼其人者。得毋痛哭流涕。長太息哉。或者曰。西人新民之法。不越教養二端。而其大略。則曰機器輪舟。曰鐵路。曰開礦。曰鑄幣。中國五十年來。海禁洞開。西人來華者。輒以教養新法相誘助。我中國亦既擇善而從。次第仿行矣。然而流弊多而成效寡。豈行之者之不力歟。抑新法實有不宜於中國歟。不知非新法之無效。實未嘗力行新法耳。近聞政府公卿。旋知悔悟。然京師強學之立。而懸爲厲禁。津蘆鐵路之議。而慮有變更。妬才忌能。蹈常襲故。欲與國

至治。刷國恥。蓋葦難矣。然則欲行新法。俾通行無阻。莫如廣開議院。輔以新聞報館。所謂新其耳目。新其靈明。充其量。馴至機器輪舟。開礦鑄幣。諸政無乎非新。則大同之化也。莊子曰。化腐朽爲神奇。商君書曰。世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新之謂也。願以質諸乘國枋。而又極有智力者。

尊新

瀏陽涂儒潔

海上通商。開闢一大變。中國道不行也。道在天地。無中外。無殊同。地偏者俗異。俗異者教異。教異者勢必極。勢極而後必一反於道。天也。道體夫理。理寓於氣。氣運則有數。消之息之。與時宜之。其究也。氣不勝理。道行而可以勝數。是故三代以來。制作大備。文勝則欲生。欲生則私長。私長則以利害義。是之謂氣勝理。道烏得不敝。道敝矣。爭奪攻取。不可一朝居。數極而不反於道。未之有也。道非有變也。世變而道與俱變。變而通則久。自上世聖王。未有不因革損益。與時俱新者也。知中國則知泰西矣。知西則知中矣。今夫泰西之立國也。君臣上下。嗜利若鶩。恃力必繙。兼愛必窮。必敝之數也。今夫中國之爲中國。嗜利滅義。與之同。而財力不如。智巧不如。則尤敝矣。氣虛而病入。物腐而蟲生。豈曰天哉。豈曰天哉。今夫蚘之丸。彌轉彌大。狐腋之白。愈集愈長。漸也。昔孔子之修春秋也。所傳聞世攘夷。所見世夷會盟。書交聘。書征伐。書書傳所紀。其始也。未有非外夷強於中國。以相逼也。其終未有非外裔進於中國。以相一也。時也。亦天也。是故天心者。人事之鑑也。人事者。天心之鑰也。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史氏所論是已。種荊於田。荆萎而化質。以糞其田。養虺於室。虺去而刷毒。以新其室。昔者泰西之爲治也。養民乏術。興利無方。庶人

議政國權亦失。吸額無聞。揭竿婁動。無以異於中邦之叔世也。以彼今日之盛。較彼昔日之屏。厥屏曷以。厥盛奚由。其爲得失。顛可觀已。今議者不究其今昔之異。必屏而勿道。屏之而有以作維新之政。振日新之氣。可也。否則未易言也。四洲之國。大小鱗萃。和約已成。有進無退。今不惟我所自處之勢。不惟彼所以立國終始本末。不思因其智以相禦。而漸以相勝。取其善以爲則。而隱以相制。是堂堂上國。不如東方之三島也。然則新之如何。其大綱在用人行政。其細目更僕不可得而盡。而其切要之道曰務實。務之道皆何曰嚴法令。

尊專

瀏陽涂儒鸞

或曰。新政之說。所以起衰墮之積弊。曷爲而嚴法令。曰。商君以徒木示信。而令行莫逆。設告姦之法。而天下莫敢犯。鞅雖不仁。秦以小霸。王猛治關中。吏無稽牘。茲非專之爲效乎。法令烏乎弛。賢者無勸。而趨事。其次有慕而趨事。又次有畏而趨事。天下賢智少。而庸人多。例取之。例任之。駑馬與騏驎均食。則不肯生。其俸心。勇士與懦夫等賞。則豪傑生。其匿志。俸則苟免於法之外。而匿則嘗限於法之中。如是而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者。無其人。而公事積疲叢。生之患。甚便於私。甚不便於公。而上下相蒙。習爲風俗。於乎自言治者。以煦煦爲仁。沿爲弊者久。於是吏弗知懲。民弗知警。道揆法守。蕩焉無存。則雖有良法美意。而行之無實。與無法等。自上古以來。始末嘗不務實。後漸陵夷也。弊必由此。今夫刑亂國。用重典。春秋之律。於所聞世漸嚴焉。於所見世加嚴焉。刑罰世輕。世重。何常之有。今夫秦西之俗。人有專業。學有專門。仕有專

任。惟其任專而後可責之效。不效則責其人怠慢之罪而無辭。此其與申韓之綜覈名實。殆爲近之。然而猶有其本焉。專所學專所任而祿之必厚。然後人益敦尙廉恥而重犯法。此又揀弊之道。不第在於法令者。法令之揀弊在一時。專任厚祿之防弊在百世。

尊專

甯鄉唐光晉

今試問慮事之才。以智勝乎。以愚勝乎。人必曰以智勝矣。又試問成事之略。以巧勝乎。以拙勝乎。人必曰以巧勝矣。然而天下事。往往壞於智而成於愚。敗於巧而成於拙。則何也。蓋用其智巧以圖事。必爲智巧所累。守其愚拙以處事。反以愚拙而成。此無他。一專一不專之辨也。世人皆以西洋人爲智。而予獨以爲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壹。壹斯專。專斯精矣。而中土之聰明。往往過之。其不專不精也。則聰明誤之也。世人皆以西洋人爲巧。而予獨以爲拙。惟其拙也。故用力能堅。堅斯專。專斯強矣。而中土之圓融。亦往往過之。其不專不強也。則又圓融誤之也。明乎此。而謀國者可不以專爲治事之本哉。今夫古今無久而不敝之法。惟在處事之人。專心致志。日益求精。斯日底於強耳。予觀西洋各國。其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項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規畫如此之遠。拓地如此之廣。裕財如此之富。豈非舉國上下。積慮殫精。不自廢弛。不營他務。以成此宏遠之效乎。今中國惟有中外一心。堅持定力。勿以成格爲萬不可破。勿以風氣爲必不可開。勿奪於浮議而輟於半途。勿急於近功而惜乎重費。庶幾轉貧爲富。轉弱爲強乎。

尊專

瀘陽唐才常

學問之道。不專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達憂也。然經史詞章。其實性聰穎者。偏涉藩籬。尙能貌襲其華。以盜名欺世。而許鄭如鯽。庾鮑如林矣。惟泰西格致之學。及一切公法律例專科。則斷不能剽竊餘齒。齒非滅裂。斬爲世用。故往往攻一藝。終其身焉。且師弟相傳。子孫世守。靡明靡晦。極巧研機。無他專故也。中國數十年來。同文。方言。武備。等館。次第舉行。矜襮難拉。風雨鱗萃。而臨變倉卒。不獲一器。一人之用者。士夫腹非之不已。而目笑之。目笑之不已。而絳擊之一入其途。爲世大詬。尙何專焉。夫中士非獨不專於新學。卽其驚爲文章之業。輒喜兼營併舉。苟且塗飾。終其身。矜翔實者。惟帖帖一門。雖窮鄉僻壤。視爲身心性命之窟。而搖其精。而疲其神。骷髏於章句。傀儡於庠序。曰是固宜然。無他。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不得不爾。嗟乎。誠反其道。以求之實學。安知必讓西人以獨步也。昔普國有尼姑喇賈賜者。憤普師之覆於擊破。遂入巴黎受業。端士人包狸。窮其後膛槍之術。卒歸普而多鑄新槍。以報法。此猶一人之專。尙能輔德爲盟主。而況泰西恆合人人之專。以強其國力。保其國權者哉。夫冰洋之阻也。地心之熱也。星球之遠也。格致家尙欲鑿幽涉險。鑿地開天。以爲環球。矇目咋舌之舉。而後懷於心。而況耳目手足。得而經營者哉。抑西人每謂智力勝古人者。非虛語也。如溝通紅海之事。在周匡王時。有埃及國王法老尼谷。興工十二月。死者十二萬人。而近來法人勒塞拍斯。即留自咸豐十年興工。至同治八年。卒溝通之。此五州矇目咋舌之舉。而竟以專得之者也。今之既而愕者。輒曰西人巧甚。不知其巧非巧。其拙真巧耳。至其爲學之道。

不矜捷獲。不陵天聰。其扼要在以格致鍊記性。而腦氣既活。靈魂四通。輪軸機振。速於光電。古云思之。神明通之。殆顛頓縛壹。而靈魂以收其效之謂歟。是故西人之專。本於拙而巧。不可階。華人之不專。恃其智而愚。不可藥。雖然。上之人固不予以可專之業。而尊之。而誰則擲其身於無用哉。

論今日學問之難

沅江李鈞館

百年之間。無暇日也。存一日之力。淬一日之學。學之不足相師。而有問。有大人之學。有修士之學。有曠士之學。有僞儒之學。此不於其言誦見之。於其行習見之。世不一時。道不一學。有同中外不異之學。有亙古今不易之學。循之也有源流。治之也別門徑。至於今日學問之躋。可謂極矣。不察夫學而諗曰。世無人材。不知夫學之難也。言誦之功曰。經曰。史曰。子曰。集。行習之功曰。體曰。用。精言誦而求之。有體用焉。踐體用而希之。有言誦焉。言誦之功。不止曰。經曰。史曰。子集也。又劉覽夫百家雜饌箸之書焉。流衍篇第爲凡詞章焉。補苴漏義。綴述舊聞。皆足以名家。足以傳世。高明驚之。褊棘成康莊。中人守之。簡冊延景光。若夫明達體用。則立身行己。經世治人之道。裕焉。猷爲備焉。然而經史子集之書。非可不讀也。不讀識不廣。不讀用不昌。泛治經史子集。亦不可也。體用交失。道乃弗張。若近世又益之以格致西事。沿革交涉之故矣。學愈繁。爲愈難。自夫童子入塾之初。及粗明字義之日。循課誦之陳法。窒性靈於蒙昧。時文試帖宜學也。則劇精力以爲之。月有稽。日有程。其妾質庸下者。已潦倒此一途。而弗能拔。是則一經之義。未能通也。遑問乎他。而數千年之史事。宜周知也。數萬里之輿圖。宜周覽也。兵農禮樂。歷律之要。宜講也。天文地質。算數

水汽化電之器用。宜體究也。物彙之名。宜識也。當代時務遠方新聞之。亦宜察也。然而不能。則學術之未明。尸之風會之未開。尸之鄉僻之生。不惟未見多書。亦且不知有何書。古者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使士人知所攷求也。今也無之。然今士氣日新。若斯者。猶不足爲慮。如其負沈敏辨異之資。挾兼營並務之念。則欲成就一業。非專門不足以致精。而諸學又非可以漫焉置之也。於是又有二難。一難不爲習俗所染。一難不爲虛情所中。誠使賢者無不及之患。則真材砥礪而益出。家塾黨庠術序之教法。亦酌爲增改。俾幼學者早啓悟。而多讀有用之書。則教者或因材以施教。而學者亦自量材以治學。表裏交修。道藝乎合。如是而儒者之效。可以雪空疏迂闊之恥矣。

論公私

劉陽唐才常

五洲之國分三等。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君主鄰於私。民主君民共主鄰於公。此自然之理勢而不盡然也。英之君民共主。最稱公私交便。美自華盛頓以官天下之心。高唐虞之禪。至今風俗純厚。洵乎大公。若法民則以其鴟張之焰。遏抑君權。使之必爲民主。以怙其私。則同是民主。而有公私。俄爲君主數百年。近來其民頗染法人習氣。思抑君主而張私權。其歸俄保護之希利尼人爲尤甚。而孰且岌岌。惟吾華則奴氏以來。共主一尊。不生異議。此五洲之絕大公私。雖公法家不能割歸一律者。然泰西大勢。孳孳矻矻。思富強其國而頂踵不恤。則無論君權民權。國會私會。皆於公爲近。公法云。夫國之賴以立者。有因衆以治己之私權。歸之於公。即以法人之君民爭權。自遭普辱以來。上下奮勉。卒償和款。而仍爲強國。則其

私猶不失爲公。若夫各國之銀行林立，國債紛如，立一公司，股資億兆，興一大衆，軍餉駢羅，則所以相維相繫者，實有公私兩益之處。故其富商大賈，積資千百萬，死後或入教堂，或捐建大書院，善舉之宏，各國相師，而美尤以勇義聞。洵哉其有華盛頓之心哉！至其君民各項公私之權，有國會以維持之，有議院以是非之，有公法以衡酌之，有律師以審斷之，故能民氣舒而國基固，無他有愛力以縣之也。人人出其愛力以保國權，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中國懲於貧弱之思，患屢振作以策富強，然上下不通，官民睽隔，如鐵路輪船等事，商辦未嘗無人，而官必從而撓之曰：利權不可下移，其情似公而實私。又如獲有佳礦，西人聽民開採，華官則輒思攘利，卒之同歸折閱。官既市民以私，又何怪奸商從而乘便，如絲茶等項，作僞市巧，一蹶不可收拾，尚不思同力合作，以振興之，整齊之，其他可知矣。是故今日之天下，官私其權，民私其力，商私其利，士私其學，而四萬萬其人，且四萬萬其心焉。愛力殺國權散，憂時者不在羣雄之謁談伺隙，不可終日，而在私意之橫梗抑塞，自殘種教也。嗚乎！公理之不明，羣學之失宗，仁道之絕統，雖無西人，奇憂拊矣。而況以其政教人心相舐逐者之實遍處此哉！

論公私

瀏陽涂儒駕

公法之興，其戰國之遺術乎。泰西以商立國，四出通商，不能有均利，無偏害，利害分則爭，爭則怨，於是海上之兵，蚌開焉。爲法以弭之，號於衆曰：吾公也，孰則非之。然而弱肉強食，其終至於背信而趨利，烏乎公。今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公矣。然而霜露下而生殺異，壤土同而肥磽殊，天地之大有憾也。

人孰無私。今試有人號於衆曰：吾爲私，則百人而百譁矣。乃虎哥霍畢寺諸人之所號，固人人所好之美名也。則羣附和之矣。向戌弭兵，當時已見斥於子罕。虎哥之志，無乃猶是乎。今各國交際，動曰公法。然一國有利，必曰均沾。主國之所損多矣。公乎否？通商之約，務輕中國之稅，彼乃重於稅中貨，而船鈔獨重也。公乎否？中國無身稅之名，而其人至外國必稅也。公乎否？是放假公之名，以聯友邦，保利權，借公以濟私，莫巧於公法。擊坡倫之強也，公法自在。誰得執而書之。琉球越南之滅，誰其出而禁之。朝鮮之擄，誰與取而評之。是故方其弱，則公而非私。既借法以便己，強則有私無公。又借法以陵人，然則公法故策士縱橫之術。其公其私，無難判也。又多姑爲游移之說，以爲迴護之地。安在其有公而無私也。嗟乎！今之論五洲大勢者，曰俄法英德美皆稱強，地球之上無異。晚周之六國，其餘次等三等之國，以數十百計，皆犬牙相錯，日虞大國之兼并，而眈眈之視，逐逐之欲，卒相顧莫敢先，而以扶植同洲，藉固藩屏之勢，則各國之私心已不啻顯揭。諸人所由尙能以公義相聯絡，則無非利不獨沾，患不獨承之隱衷，不殊彼此。故今之泰西隱情，以虞匿怨而友，必終不保其末隙之不開也。噫。

論情法

劉陽唐才常

萬國公法，西人謂爲性理之書，頗稱允當。然性理乃天然當守之分，而其斟酌人情以爲條例，則指趣較繁而事理曲當。此萬國之所以奉爲圭臬而設公法科也。虎哥云：人生在世，有理有情，事之合者當爲之事，之背者則不當爲之。賓克舍云：公法之源有二，理與例也。又云：諸國之公法，卽是諸國準情酌理所遵。

合也。蓋理是常理，例即參合人情而爲之者，故又名之曰萬國律例。發得耳云：公法本原，皆從性法中推出。惟國事之變通增益，各有其宜，故以性法之同者，主二者之異，而不越情理之安。是則情法二者，固公法之精意所結也。然西人于其本國之政務，及其相親之國之交涉，法在則治之以法，法所不通則準之于情。往往有仁至義盡之處，獨于中西交涉之案，往往以盛氣相陵，而不顧情法之安。或且屏中國于公法外，而悍然恃之。是土耳其中國也。夫公法有各國自主之權，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皆歸地方律法管轄。今各教士之入中國者，微特中國不得筦轄之，即華民之入其教者，且得據爲遁逃藪而逸焉。中國不能自有其民矣。此特舉教務一端言，其他商務、軍務、稅務、界務，中國之受制西人，處處有違公法者，難縷指述。揆之情理，安乎否乎？蓋彼既見中國鮮通公法者，遇有案件不能據理與爭，至其律例若何，尤屬茫然。故得任其倖繆而末如之何。愚謂中國急宜設公法科，與泰西律例之學，攷究其所以準情行法之要，相爲應付，則彼雖傲很，亦不能顯違情法矣。要之虎哥一書，雖情法奧窔，而必先自強以爲不拔之基，庶幾情法得行于中國也。

論情法

劉陽劉善涵

國十數，君長百數，人恆河沙數，此亦至不齊之道也。至不齊而思有以齊之，則約有二端：一曰情，一曰法。天下無情外之法，即無法外之情，並無情法外之人之國。情與法二者恆相資，教無論東西儒釋，族不判白黃黑赤，蓋合大地萬國無遁之者也。人性皆同，自然者情也，當然者法也。法與情遇而後伸理之權出。

焉。泰西所謂公法家也。一千八百一十八年。歐洲五大國會。議公約於艾克司。曰。我大國會。議公約。以公法爲本。凡各國交涉事務。皆遵照不得違越。蓋邦國之交際。有通例以理之。則治。人民之權利。有通例以衡之。則安。通使戰爭。湖海畫界。以及徵收停泊之公例。準此以行。而無幾微之或踰乎。則否。則情法少乖。卽以違背公法論。至於律學。則有戶律。刑律之判。刑律如殺傷鬪毆之類。戶律如錢責輪車碰損之類。刑官平反冤抑。罪輕者罰鍰監禁。或使服役苦工。重者則懸待之。然西律大辟之罪。十難遵一。所繫獄者。無狂狴腐毒之薰蒸也。無枷索鞭笞之愁苦也。甚且給葷以饜其體。運石以勞其身。習藝以成其用。若中國酷吏。不絕書慘。徵寡恩。任情鉤距。蓋自嬴秦強暴。峻切刑法。有以鈐制斯人之耳目手足。而不得逞。二千餘年。流毒至今未已。刑律雖頒。所在隔閡。與西人異。然自三代盛時。固又與今異矣。國朝海禁既開。通商口岸。各國設領事以治其民。無論籍隸何國民。商旅居其地。卽歸其官管轄。此泰西通例也。獨至中國。則不然。凡與中國立約之各國。仍隸本國官吏之轄治。而不使隸於華官。如或身冒不韙。華官不得而治之。所以然者。各國讞案。大略從同。惟華官則有刑訊之例。此西人所以不甘俯就也。近之言時務者。輒欲於換約年內。據理以爭。西人之旅華者。宜隸華官管轄。而華人旅居外洋者。亦設領事以享自治。民人之權利。無論隸華管轄。西人萬難允從。卽使設立領事。然遇事照會西官。欲按公法以審其是非。援和約以判其曲直。事亦扞格而難通。何也。華民一出外洋。悉歸洋官主理。雖設領事。無管理賞罰之權。直贅疣而已。要之偏私一日不化。則西學一日不昌。西學一日不昌。則中國不得一日與於公法。尙何情法之云之。

有。

重譯說

衡陽魏詩鈔

繙譯一官。權雖次於公使領事。而非深諳於洋文者。不克勝此任也。故公使領事駐劄各國。應有繙譯官。隨從當差。其員缺由總理大臣奏保。請旨簡放。蓋通譯之學甚難。而關係甚大也。自來和議。一誤於使臣。再誤於繙譯。蓋使臣多不曉各國語言文字。必借繙譯爲傳解。而繙譯卽藉事滋弊。使臣亦不之覺。故通使之學。貴精而博。旣通譯則能讀原文。可以沿流溯源。因公會晤。可以方言議事。而又通曉兩國向來交際之道。及友誼厚薄之處。凡前任未完事件。當如何接辦。兩國交涉事件。以及本使之國。其君主與執政大臣。是何性情。均由此知之。如彼國有慶弔大事。宜情文兼至。彼地教規及各等禮節。亦宜慎重。以協輿情。凡彼國良辰吉日。有何禮節。若於公事無礙。不防隨俗同樂。以聯兩國之情。而免隔膜之弊。各國政務。互有聯屬。使臣雖處一方。亦當悉聞其政。現各國均有使臣駐劄。應由本國總署。將往來公文抄錄送閱。若本國不及錄送。則宜與本國各使。互通音信。以達各國政事。再使臣駐劄各國。必讀其史記詩文。訪查彼地土產機巧造作。始能識彼情形。至於通商。尤關中西要務。必知彼之利權。不能駕於我。我之戈柄。不操於彼。始爲不失職之使臣。否則貽誤匪輕。西人之學。全在通曉各國方言。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註釋。故洞悉中國情勢。瞭如指掌。中國近雖精求繙譯之學。究不若西人之曉暢。故必通達夷情。以應使臣之選。庶幾折衝樽俎。毋致隕越貽羞矣。

重譯說

衡山趙而縉

周禮大行人。首重論言語。協辭令。春秋時季札晏嬰叔孫豹輩。皆以文學光華。見重鄰國。然古蠻貊之隸。掌與鳥獸言。雖曰天籟之自然。而狄鞮寄象。言多不雅馴。苟非深明侏僂之文。斷不能筆舌互用。此舌人一職。所以與行人相表裏也。中國與泰西通市以來。交涉之案。層見疊出。往往意見一勝。彼此鑿柄。不得不以稍通洋語者代通款曲。究之聲音之道。歷久則變。中國經籍。如天下華慶明行等字。六朝以前。猶近秦漢音。唐以後純用今音。沈約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而支元之韻最雜。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字。而清濁疾徐。偶有不協。即各自成音。矧以華語譯夷語。華字譯夷字乎。攷西國字體。祖自蠟丁。其種類雖多。而皆以字母攝音。連綴成文。如英法俄奧意希等國。各自爲體。俄用本國字。而芬蘭部以西。即爲波蘭書矣。法用本國字。而愛勒脫以南。即爲哀斯脫書矣。各國皆二十六母。惟希臘有三十六母。法蘭西只二十四母。於六書之中。僅得諧聲之一義。其語音之繁重。字體之累贅。無論言外微詞。終難臆合。而往返傳述。亦恐以訛傳訛。此通譯所以甚難。而關係所以甚大也。然其輕重出入易誤之處。厥有數端。請略舉之一曰典禮。泰西制度。往往暗與古合。然其禮數之隆殺。法律之重輕。皆與中國大相逕庭。其或有妨於我之政體。有關於我之民命者。則我之推闡。不可不力。即我之繙譯。不可不詳。若務欲凌駕其上。爭禮數以爲名高。敷衍將事。輕法律若爲兒戲。小則啓洋人輕視之漸。大則資洋人愚弄之媒。而於是乎喉舌失所司矣。一曰政事。夫西國最要之圖。以生財用兵爲綱領。凡機器水利電線開礦。皆理財之目也。水器鐵甲籌

餉皆練兵之目也。然譯其理財者，第驚其公司之盛，股分之利而已。譯其用兵者，第誇其槍礮之精，步伐之整而已。而詢其所以理財之本，與用兵之道，則茫然不能置一詞。譬奏刀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焉。是亦不可以已乎。一曰學術。明艾儒略述泰西建學凡六科。曰勒錄理加，曰斐祿所費亞，曰默第濟納，曰勒義斯，曰加諾搦斯，曰陡刪日亞。今已各有刪併，而算化汽電各學，精理名言，絡繹不絕。非心通其際者，不能道隻字。或譯語稍有高下，則參差立見矣。近來同文方言等館，業有成效，而其繙譯西書，雖以傳蘭雅艾約瑟之深通華文，初安敢以不贊之身，取償日暮之一悔乎。一曰商務。攷東南洋互市，自有明始。然未有輪船之捷，電線之靈，履大海如坦途，縮萬里於咫尺。如今日之駭人聽聞者，苟欲譯其商務之會，著明效者，則其種植之利，幾何。開採之利，幾何。貿遷之利，又幾何。且如何而能收我利權，如何而後免我折閱。刊之成書，班班可攷。未始非重譯之力也。否則徒勞唇舌，置之莊嶽之間，彼學齊語者，夫果何所裨益乎。當今之世，通商之局，幾若與地球相終始。其或刺外人之情僞，師外夷之擅長，苟目不識洋文，其苦更甚於盲。口不能道洋語，其苦更甚於啞。然欲以中國反切法，譯格磔言，以楷書字，譯蟹行書，既無一定之音，復無一定之字，此其所以難也。

沅湘通藝錄卷四

章故

知創不如巧述論

瀏陽劉善涵

格致之學在中國爲治平之始基。在西國爲富強之先導。古聖人興物以前。民用知者創。巧者述。形上形下。一以貫之。自周禮冬官一書既佚。而操藝者師心自用。擅其薄長。以夸耀於世。而世之學士大夫。又鄙工。蕪爲賤業。而實事求是之學。益不明於天下。間嘗攷之。中國上古之世。神聖迭興。制作侔於天地。其間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當鴻濛初闢。而忽有此文明光啓之日。其創物也不可謂不知矣。今則海禁既弛。風氣大開。泰西各國。挾其器數之學。航海來華。百十年間。而耳目心思爲之一變。是故耒耜也。易爲機杼。弧矢也。易爲槍礮。水陸舟車也。易爲汽輪之周轉。合地球九萬之遙。聚於中國。此古今之創聞。天地之變局。而天之啓中國。強中國。欲使中國崇尚新法。所恃爲生死肉骨之具者。亦卽寓於此。夫因其勢而利導之。謂之善治。西人因中國聖人之制作。殫其智力。遂以冠絕地球。間嘗攷其大凡。以火化水使積力而生動者曰汽學。卽蒸釜酒龍之製也。剖判物質各殊其劑。以程材者謂之化學。卽治人廿人之業也。他如周偃師能使傀儡歌舞。墨翟公輸能駕木鳶以飛。其巧思皆出西人之上。烏乎中國不自述其先制。而西人述之。致使數千年古聖之絕學。潛流異域。而不及知。而一二倣效新法者。反以用夷變夏。譬之。抑何不思之甚也。難之者曰。西人以工立國。故所重在工藝。中國則崇禮義。立誠信。國體既殊。卽勉思效法。未有不

虞卻步者。不思及時而學。尙虞不能企及。豈有不學而自在企及之理。魏默深之言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左文襄曰。人既巧。我不能安於拙。人既有我不能傲以無。此洋務扼要之言。後世經濟家所當奉爲圭臬者。若忱他人我先。而不欲自曝其短。是猶諱疾而忌醫。其不痿繼之者。庸有幸乎。然則述之之道當如何。曰。開民廠。興藝學。而歸本於實事求是。誠使於西國各種有用之機器。潛心攷督。優游漸漬。以開擴其見聞。闡發其智慧。務使心力畢赴。技臻嫻習。而後止。由是萌芽長成。觀感則效。不難駕古人而上之。語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吳而服楚。武靈變服以滅胡。相師者未必不相勝也。是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善述而已。

知創不如巧述論

甯鄉唐光晉

天下事莫難於創。莫易於述。今泰西各國製造精巧。人皆駭爲神奇。以爲其心思材力。非中國之人所及也。豈知其所以精巧者。非由於創而由於述乎。試以汽機而論。希臘人希羅初創蒸汽機。而未知其用。明末之際。法人高斯順治初。英人吳斯德侯。始明其用法。至康熙季年。塞江利繼之。其後牛國民以蒸汽轉輪矣。瓦德補其未備。而火輪機軸器具乃全矣。以汽機代紡。始於阿克來。以汽機代織。始於德克來。乃今之蒸機火機。無器不備。徧行於五大洲矣。乾隆六十年。塞明頓創爲火輪舟。其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十年。富拉頓造成而行海。甚便矣。德微的因火舟之法。創爲火輪車。至道光七年。斯提父子造成。而陸行甚便矣。無所創於前後。固無由而述。然非述者之巧。又安能新式日出。自致富強哉。且西人之法。多本於

中國蒙攷古時有指南車飛車其制不傳。若今之火輪舟車實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而加以火蒸氣運耳。他如火礮創於中國元末。日爾曼人倣爲之。其後元駙馬帖木兒威行西域。歐洲人有從軍者。攜火器歸。講求練習。盡得其妙。因變法爲鳥槍。至今而後門新式靈捷異常。假令當時中國之士。因其法而講習益精。庸詎知不出西人之上乎。乃中國古時智巧之士。多所創造。而其法不傳。西人傳其法。而反駕乎其上。此豈中國愚而西人獨智哉。蓋中國每尊古而薄今。視古人爲萬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變通。西人喜新而厭故。視學問爲後來居上。往往求勝於前人。而務求實際。此西人之勝於中國。不由於創。而由於述也。今中國誠有知創之人。足以制勝。豈非甚幸。第我所能及。不獨不能出彼之範圍。且竭力爲之。已皆瞠乎其後矣。惟卽其法。而開發精微。不留餘蘊。然後引伸觸類。而旁通之。斯我之一切製造。亦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矣。又何西人之不可及哉。審若是。是西人倡於前。而不免於勞。中國起於後。而尙見爲逸也。故曰知創不如巧述也。

知創不如巧述論

瀏陽涂儒鬻

六卿分職。工屬冬官。冬官亡。而攷工僅存。崖略千百年學士大夫。視爲技藝之末。鮮克究心。以迄於今。且成絕學。自海上通商。西人膺至。日以製造之奇。傲我月新日盛。無美不臻。見者咋爲神奇。自歎弗及。不知西人諸學。各有源流。今之新奇百出者。西人莫不各有所因。而精益求精。前人之所創。後人述焉。而有過之無不及者。非古人之知不如今人之巧。創之與因。其難易之勢固然也。昔者聖人作爲網罟。耒耜。衣裳。

舟車宮室書契。當時見爲未有。數千年來。踵事增華。已非古法。今且視爲日用之常矣。今夫西人之菽學大興。於近百有餘年。夫人而知之矣。乃試爲沿流而討其源。當中國諸聖創造之始。歐洲之羅馬希臘。非洲之埃及各邦。文治彬彬。已稱極盛。各種學術。爰肇厥端。洎夫歐東諸國衰而學術泯沒焉。人民蠢陋。及歐之西北各國起。而格致日精。菽學日盛。向之喁喁于于。役於東土者。今且冠乎五洲之上。噫嘻。菽雖小道。及其精也。且以強國。試爲考其源流。如大利司以摩擦琥珀熱氣。悟電氣。當西人紀元前二千四百餘年。希臘已有是法。而未廣其傳。及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士白苟得考知土耳其末尼石。與石煤中有靈性。能顯電氣者。多端。至六百三十二年。格致家悟電學之理。八百四十六年。始爲電綫以傳書。迄今數十年間。地球之上。密如蛛絲。五洲之遙。有若面語。則大利司所不及料也。機器之學。起於埃及德迺荷之吸水機器。在紀元前一千五百餘年也。及紀元一千七百六十九年。法人喀諾。試用以行車矣。厥後白來禽仿而大之。英人突來肥。息克始製鐵軌。英人馬來作臥鍋。爲行氣筒。美人鮑溫。爲八輪車行平地。兼用齒輪。二以行山。孩得利。又因突氏之法。而擴其制。以槓桿連曲拐。鑿四輪而行。司梯文。生繼之。加密焉。卡休威。又加密焉。南佛爾。又作小鍋爐之法。體小而火切面。多氣力大。因作穿心管焉。製益備矣。此外若白來次。惠忒。意來格。生海克。倭次。敖音。阿特。武士巴達。武之流。莫不隨時修改。精益求精。著名機師。未易悉數。前後數十年。合衆人之心思。共求一車之良。而後已。若夫輪船之製。始於英人。成於法人。厥後英人迷羅耳。代露耳。塞得明。合造一船。而制大備。美人富羅。敦繼之。而考求益精。蓋經始於一千七百三十餘年。至一千

八百三十餘年。英船始出大西洋至美國。嗣是爲鐵艦、爲快船、爲水雷船、匪特輪船行而夾板廢、列木刻木、邈矣古風。而又爲海防之利器焉。在昔聖人創始之日。又豈料其愈出愈新之至於此也。夫西人之學。實事求是。往往祖孫父子。世守一業。及其成也。家馨於財。身食其利。無他。堅忍而已矣。故所惡於西人者。非其器械機巧之非也。其立國之道非也。使西人正其倫理。不以異教惑愚民。則邦交永固。而通商之利必益廣矣。或者不察。並器械而非之。慕之者又震於虛論而不考其實效。是名爲學西法而不得西法之要領也。況夫西人諸學。多原出中國。見於古子之書。不一而足。西人得之。遂成絕詣。故其所日出之新法。皆述古之緒餘也。吾失之以浮慕。彼得之以專精。夫不可以知所取法矣乎。

守舊不如圖新論

新化陳 璜

國家之富強。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時之所迫。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易有所謂不易者。聖之經也。體也。有所謂變易者。聖之權也。用也。無體何以立。無用何以行。無經何以安常。無權何以應變。數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或是古而非今。或舍本而逐末。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幾人哉。竊嘗流覽泰西新史諸書。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有舍舊而新是圖者。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

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爲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業。爲文官者。必出自仕學院。爲武官者。必出自武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各擅所長。名副其實。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是謂效彼之長。已居於後。然使並無此器。更何足恃。則求亦不容不急矣。雖然新法所在。仿行而求效。無容過速。泰西之謀國也。締造經營。擲金錢於無用之地者。不知幾何。一旦開土拓疆。始收效於數千百年之後。中土士人。於事淺嘗輒棄。予之甚吝。而期之甚賒。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無怪其業止於半途。功虧於一篑也。夫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然也。故惟日積月累。乃能日新月異耳。譬諸前製之械。未精而後製者。必可漸精。若因一械之未精。而卽謂此械之無用。則雖日言富強。而富強終不可得。而至精衛填海。未必一石而海卽成田。愚公移山。未必半鋤而山卽改道。效之遲速。顯可計乎哉。天下大變之來。方如烈火燎原。幾室家。弊人畜。在須臾之際。而一二老師宿儒。反吐水龍。各機器爲奇技淫巧。方且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誠感格上蒼。使之反風而自滅。抑或擊里鼓。召胥徒。禮井泉。分長幼。持杯勺而灌之。心非不誠。法非不古。而財物之燼於火。人命之弊於火者。已不可救藥矣。觀今日之外侮。求目前之富強。而仍欲以昔日之法守者。何以異此。然機以謀而定。事以斷而成。俄之彼得。倭之明治。力求新法。其昭著也。夫時至今日。時文之愚無論矣。乃因

取時文而西學亦僞。綠營之懦無論矣。乃因養綠營而練勇亦濫。仍此不圖。何以自強。又何以自富。有士大夫之責者。得斯論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而積弱遂以不振。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守舊不如圖新論

卷四

新化陳鳳光

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天地無不變之時也。忠而質。質而文。帝王無不變之法也。非厭故喜新。好爲遷移。於其間。時之所至。勢之所迫。理之所居。必如是而後可也。今之議者。動以孟子率由舊章爲言。不知一時一變者法也。萬世不變者所以行法之意也。孟子雖曰遵法。豈拘拘於法耶。亦所以行法之意也。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宜。又曰。窮則變。變則通。大哉聖言。萬世可思也。中國之弱也。非弱於人之少也。非弱於地之狹也。非弱於物產之不豐也。弱於自私自大。自是自封之見也。卽問有審時識勢之一二大臣。流涕痛哭。侃侃陳詞。而物議沸騰。萬喙交集。志在效忠。身爲誘府。良法美意。恆阻弗行。嗚乎。亦可傷已。且夫居今日而言變法。其利害之所在。固昭然若揭。不待知者而知也。請約略言之。以破萬衆之惑。學校選舉之徒。以帖括錮天下人之聰明也。以視取財於格致諸學之有濟於實用。而人材蒸蔚。其利害何如也。鄙工藝商賈爲不足爲。而坐置其民於顛連困苦中也。以視舉國家之全力於工商之中。而國由之富。而兵由之強。其利害何如也。君民上下。痞隔弗通。而萬弊叢出也。以視議院時開。報館林立。小民之顛苦。政治之得失。悉皆上聞。其利害又何如也。推之金銀委地。何如開採鼓鑄之。足以裕國而養民也。驛站遲延。何如輪

車鐵路之飄忽迅速。脈絡貫通也。拘守刑律。中重外輕。何如歸於畫一者之弗至偏枯也。內地釐卡。碁布星羅。海關稅則。出入殊例。何如略爲變通者之足以挽利源而塞漏卮也。總之利害顯然。非一言可盡。操柄者而顧可弗深長思乎。或有相難者。謂先王之道。至善至美。奚用變爲。不知先王之法。之果不可變也。則周禮不至貽誤後世矣。或謂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不知但論是非。不論夷夏也。不然。孔子胡爲問官於郟子耶。況其法之皆由中出也。或謂中國尊仁義。外洋重貨利。今舍仁義而趨貨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不知有恆產而後有恆心。足食足兵。仰事俯畜。聖賢曷嘗不言利耶。典利之源。正所以救好利之弊也。或謂中國於輪船鐵政。纜絲諸事。逐漸行之。而卒未得力者。其故何也。不知此非法之弊。行法之人之弊也。因人病法。奚嘗因噎廢食哉。或謂聖人舉事。必順輿情。熙攘竊竊。爲之奈何。不知人情之習於便安也。舉動之易於驚駭也。小民之可與樂成而難與圖始也。英法諸國之變舊章而行新法也。其國人有腹誹者矣。有巷議者矣。有詣議院而力爭者矣。卒之其始也阻之。其繼也使之。此其故不大可思耶。況夫日下河山。法難再敵者。今日之時也。強鄰窺伺。急於然眉者。今日之勢也。因勢利導。事半功倍。此又今日可變之理也。趙宋之天下。以變而亂。今日之天下。以弗變而衰。皆昧時勢與理者也。君子曰。謂舊可守。請觀之印度緬甸諸邦。謂新不可圖。請觀之英俄諸國。謂中不宜效西。請觀之鴨綠江之戰。而學生獨著其功。

孟子言三寶爲當今治國要務說

瀏陽唐才常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乃渾括周官之精意以言。其條目則散在六官。使後世循序求之。自可

收富強之策。但自秦漢訖今。孔孟真源。銷亡歇寂。三者幾任其自爲消長。而莫爲之所。若之何不窮且盡也。世之蟻穴自封者。曰吾土地人民政事。無一非吾中國古來神聖之遺。何心鯁鯁爲變法計。不知三者如故。所以治此三者之法。蕩焉無存。反使海外諸國。糝合古人精意者日彙。而我支那四百餘兆之生靈。將有一旦綆輓奴隸之憂。素王墜地。日月重霾。此有心人所爲痛哭流涕者哉。西人言中國數十年來有三失。西北與俄毗連之地。勘界時茫無把握。致失地數千里而不知。前四十年卽有人民四百兆。以西法核之。今當多至六百餘兆。今仍止四百餘兆。則此外百餘兆之民。不知消歸何地。至每年通商利權。全爲外人所持。則失財尙難以億萬計。中國有此三大失。猶夢夢守秦漢以來愚民銅習。不思參西法以鑒周官。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竊恐吾土地人民政事之俱爲各國扼其吭絕其髓。而猶龐然以軀殼之存。自謂不危也。西人之治土地者。以墾荒開礦爲大綱。而又有測算以覈其實。動植以廣其利。則其國無廢地。若英之經營印度。澳大利亞。及南洋羣島。非州隙地。尤皇皇焉。其治民則士農工商。無分男女。各立學堂以課其成。卽至瘡臂跛躄。悉予以自存之途。則其國無閒民。其政事或君主或民主。大抵上下相維。官民一體。凡學校兵制商務之日起有功者。類無不出其愛力公心以相護持。則其國無私政。無他。保其地。斯保其國。保其民。斯保其種。保其政。斯保其教耳。至其機牙百出。縱橫五洲。莫可端倪。又有公法以維繫之。躡微至瑞士比利時等國。尙可修其國與種與教。峙於鷹瞵虎視之秋。然則我中國可以惺然矣。於土地則墾荒治河開礦。宜設農務河務礦務各大臣總其成。擇其可用機器者用之。以省人力而開地產。其邊

境緊連英俄法日之處。亟宜設險屯田。鍊兵治道。爲固吾疆圉之計。而界務尤所宜明。於人民則今春日報所述原強數篇。曰急自存。遺宜種者。皆切實可行之事。總當如秦西講求教養諸政。而吾民庶免爲印度之續。英俄之俟。於政事則練兵通商。宜以英德爲法。而汰綠營。廢漕運。創銀行。行國債。修鐵路。設民廠。立郵政。廣商輪。及凡織造槍械。百端並舉。乃能抵制於無形。又必斟酌中西而設律科。力昭信義。而列公法。毋徒夜郎自大。孤立五洲之間。要之必先廢時文帖括之業。廣立天文算學武備輿地格致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驟開。人才乃能崛起。國權乃能抵距。而不蹈北洋前此有名無實之弊。嗚呼。此救時之良法。保國保教保種之苦心。克符孟子三寶之旨者也。不然。土地廣矣。無鐵路以通其血脈。礦學以攝其精華。必成麻木不仁之病。人民衆矣。男困於鴉片。女困於纏足。四民無一可存之業。必淪黃種於紅毛土番不已。政事繇矣。文武分途。官商隔絕。賄賂公行。萬事惰窳。其數儂焉不可終日。奈之何不鑒土耳其波斯之孱弱而忘日本自強之速也。嗚呼。晷矣。

論自來改政之不易

沅陵李玉如

夫天下之所爭者。勢也。勢之所繫者。政也。立政之始。莫不度勢之強弱以相維持。故有爲古所緩而今所急者。有古以利而今以爲弊者。此三代因革損益之政。皆視乎勢之可否而行也。然當世變既異。緩急之勢亦殊。有明知其利病之繇而不能改者。以爲守成易。虛始難耳。蓋揖讓之變而爲征誅。君主之變而爲民主。中西遞嬗之局。隨時而異。故嬴秦之更行郡縣。羅馬之并合諸國。不得謂非計也。人徒知二世之亡。

而不知商鞅李斯之殘鷲。人徒知五帝之既。而不知涅爾華之雄圖。故後人雖處衰弱之時。往往不能振興。墨守成規。非唐虞夏商周之時。而欲行唐虞夏商周之政。難矣。上古之政。以治民。浸假而在諸侯。浸假而在藩鎮。浸假而治在夷狄。雖聖人繼起。未有不以制宜爲要也。卽秦西之政。始由野蠻。繼興於耶穌。及英亞弗勒。法沙立曼。諸明主。代興而後。制度粲然。然當時拘泥教法之士。猶因循不能改也。及明以來。西葡英法。講求日精。而諸國政治。不及百年。頓改舊觀。蓋亦勢之所關。有不得不變者。雖諸國之君不能阻諸國之民。不能撓之也。然俄王彼德之仿行製造也。誅蘇非之黨而後定。普王威廉第一之更新制度也。賴畢士馬克之贊而後成。此亦見復古匪難。而變古爲難矣。中國之弊。不出於因循。則出於激切。往往知事之利。而謬稱其弊。以爲難。至有坐受其害。而不卹者。試思弧矢舟車之利。不足以敵夷人也。攷工制器之精。不足以勝夷技也。商政礦務之未盛也。格致化學之未行也。設官而自私其官。立法而自亂其法。至於上下交困。雖欲禁制之而不能。是亦惑之甚者也。夫政者相時之用。可用則用之。不可則去之耳。若趙武靈王之教騎射。秦始皇之變法令。宋神宗之行新法。未久而卽敗。故遇更始之時。每多傍皇不決。畏駭敗之及身。而不敢櫻其變。是以拿破侖第三復民主之政。而議院遂有四黨之爭。亞勒山德執君主之權。而尼希利斯遂有黨會之變。故事有中於民情之變而敗者。有狃於民情之常而敗者。自三代以下。有國者莫不繇是矣。

釋爭

郴州何盛林

上古之世。雖睚眦。此疆彼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故其時民志和睦。無爭之心。民氣穠秣。無爭之象。嗜欲未開。無爭之事。器械未製。無爭之具。今則風氣漸開。巧詐相陷。天下遂爲一大爭局矣。朋黨之說興。而朝廷有爭。門戶之風熾。而學校有爭。釁斷之夫出。而市井有爭。朝廷之爭。爭在權。學校之爭。爭在名。市井之爭。爭在利。心日巧。智日詐。氣日驕。攘攘寰宇。迄晝餐夕寢。而罔知休止。又況爭地爭城。日相尋于戈之間。始以弓矢膏血。尙未徧中原也。今則飛礮以殺人矣。始以戰爭攻取。尙須遲時日也。今則火車火船。以爭速矣。始則藩籬尙固。海禁未開。中華之內。盜賊讎起。不數年而旋歸撲滅。今則地球九萬里。如出戶庭。俄踞於北。英強於西。海上諸大國。虎視眈眈者。且環相伺也。稍有違言。則玉帛干戈。兩窮於肆應。約聯與國。大啓其狡謀。俄而割地矣。俄而償費矣。兵連禍結。迄無已時。故賊可滅。夷不可滅也。一夷滅。百夷不俱滅也。一夷滅。代以一夷。仍不滅也。一夷爲一夷所滅。而一夷彌強。不如不滅也。況中華爲地球一大國。原隰沃衍。民物豐阜。固宜百國所垂涎。而易開爭端。然而目前必無事者。則以英俄德法四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發也。然而莫可長恃也。當今之世。欲反古之道。愚其民。混其心。以息爭風。勢必不能。是惟隆文治。修武備。興商務。自強而有力。則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強。而即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強而無事。則生靈之福也。爭云乎哉。

論今日交涉之難

武陵戴丹誠

自海禁大開。番舶踵至。傳教通商。交涉日繁。卒未有辦理盡善。能平羣民之心。而去他族之脅者也。夫今

曰五洲各國之勢亦一大春秋也。強陵弱衆，暴寡之時，有不周知情法，洞悉利弊，俾外夷生心，強鄰四起，而欲免於危殆，安可得哉。中國自道咸以來，邊釁數開，藩屬悉失，割地賠款之事，日出不窮，而交涉之最煩者，傳教通商二大端而已。然通商之事，利於外，未嘗不利於中；西教之來，出於彼，未嘗非招自我。何也。中國如自開利源，而漏卮自塞，中國如善加教養，而異端自無隙可乘，中國如力圖富強，而外洋之要挾自息，乃委靡至今，畏縮不進，有似積重而難反者。然則辦理交涉之事，竟無善法可圖耶。曰：處交涉之法，非特開中西律例之館，講習屢次之約章，與萬國之公法，不可也。夫五洲素不相聞問之人，聚居一地，言語不通，服制各異，律法互歧，滋生事端，甚易也。就律法而論，如中國之重罪有斬，輕罪有杖笞，而西國無也。西例有罰作苦工，聽訟有公堂費，責曲者定繳，而中國無也。蓋耶穌立教之旨，以體天好生爲心，故往往有殺人斃命不致抵償者，西人亦知其與中法大相懸絕，故自設領事以治其旅居之民，視中國爲不足與公法而列爲平等者，而中人不知也。每有中西案件，中官執中法以相繩，西員執西例以相爭，既致齟齬難合，西人輒以恫喝之辭，威逼迫脅，乘約章而不守，置公法而不顧，而華人忌開兵釁，苟且遷就，使士民皆抑鬱不伸，益相水火，情勢然也。推原其故，非由律例之未明，條約之未諳，與公法之未講哉。況內地傳教之禁既弛，而無賴莠民，每藉爲遁逃藪，地方官未悉情法，不能執理相辨，而西人開疆拓地，多藉傳教之力，故教師無不庇其教民，領事無不庇其教師，公使無不庇其領事者，偶有不合，卽以大言相脅，激成事變，而索款開埠之端又生。西人之狡，不可言喻，而地方官辦理之未善，又安得辭其咎乎。且不獨

此也。中國商貨出入稅則自有常經。乃與泰西通商以來。定以值百抽五。稅反輕於土貨。而外國於華貨進口稅務。從其重。華人商於西國。地稅之外。兼有身稅。洋人之在華。北突西奔。絕無所費。南洋華民。不下四百萬。悉遭他族虐政。僅新嘉坡設一領事。而薛叔耘添設領事之議。卒未施行。此皆事之大可憾者也。他如兩船碰毀。在洋船則必償巨款。在華船則謂不諳趨避。甚有馬車碰傷華人。反謂不知讓道取禍。種種無理之事。皆西律之所必禁。公法之所不容。乃華官竟不能執理相爭。任人舞弄。聽其飾辭以相解者。非由中西刑政之不同。而彼因轉得趨避以取巧哉。嗚呼。時至今日。欲閉關而治。不可也。欲教之爲一。亦不可也。蓋氣機所開。雖天地無可如何。以地球五洲之國。互相往來。而欲以區區中國塞之。能乎否乎。如其不能也。可不合中西之法。而變通之。師人之長。去己之短。使西人之不我欺。而後已乎。夫東洋日本。昔爲小國耳。自明治維新後。痛革積氣。變更刑章。仿行西例。近年與西人立約。首去其領事治西旅人之權。竟得與公法而列爲平等。乃中國反不如焉。可恥孰甚。夫中國講求洋務。數十年矣。然終無成效可觀者。豈惟庸才誤國者尸之。士大夫之議論。嗷嗷亦與有咎焉。夫疑者敗之媒。需者事之賊。以隱忍而貽君父之憂。以姑待媚虛憍之衆。此有志之士所以傷心也。今欲翻然改圖。可不於律例公法條約之中。諳習講求。以爲中外交涉之本哉。

治交涉宜講求春秋朝聘會同之義論

澧州周傳德

古今華夷之界。自洪水而一分。至春秋而一合。春秋之時。吳楚淪爲蠻夷。利芻長距。恆有鞭笞中原席捲

上國之志。惟誓拒之於東。秦拒之於西。力制其狡焉思逞之心。以爲中國屏蔽。其餘七十小國之奔走戎行。出入虎口。而向各保其土地者。則以朝聘會同之得其人。左右調停而事機之未決裂也。當是時出使之臣。大都權奇博正之士。通古今。曉風俗。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國勢之盛衰。故能決事變。維和局。伸國權。而措宗社於磐石之安。然則春秋誠後世各國交涉之始祖哉。今之不諳交涉者。動曰我中國也。彼外夷也。宜亢不宜卑。宜戰不宜和。彼固以爲一統坐鎮之天下。而不知實列邦交涉之天下。其視海洋各國。不啻潢池之盜。伏莽之戎。且嘖嘖以南宋和局之誤爲例。妄肆詆譏。以張其不識時務之喙。卽如近日中倭之役。大開釁端。設有觀變沈幾諳練公法之人。出而排解。固我邦交。則亞洲之大局。可以維持。何至割我臺灣。奪我口岸。據我遼陽。削我東藩。索我以必不能償之費。要我以必不可從之條。則使我太息歎歎。而歎春秋之人材爲不可及也。夫當今朝聘會同。所亟宜講者有二。一曰持公法。萬國公法。利益均沾。地球諸國。各有附庸。不得借名保護而薦食其疆土也。兩國交爭。各守局外。不得借言觀戰而私濟其器械也。兩國匪徒。天下同惡。不得私納匪徒而遁逃成藪者。兵船進口。各有限制。不得漫恃和好而深入內地也。租界商民。已有保護。不得增設團操而隱伏奸謀也。兩國商民。一體優恤。不得故爲苛虐而獨頒新令也。公使領事。本國分派。不得不俟照覆而任意住紮也。通商稅則。確守約章。不得私圖便宜而妄事增減也。凡此公法。萬國均行。中國則名列公法。而實受其欺。愚壤玷無才。竟至此乎。設有如春秋子產子羽其人。與之反復力爭。則公法之行。中國未嘗不均沾其益也。一曰慎公使。公使之任。重如將相。

中西全局實繁乎斯。道咸以來，各國皆有駐京公使。凡中國之山川土宜，國政民風，彼皆纖悉訪求測量。圖畫強弱虛實，莫不周知。此公使之所以益國也。同治初年，中國未有公使駐彼，各國情形茫然莫知。卽如同治九年，辦理天津教案，委曲調停，惟恐一言拂意，激成兵端。大臣俯首聽其恫喝，不知法國是時與德構兵，國覆君俘，危如朝露。令是時設有公使電達情形，彼方衰敗，我自氣壯，自可仗義詰責，不受挾持。乃中西隔絕，遼無所聞，聽其咆哮，莫敢吐氣，吁可憐也。今中國非不有公使也，言語不通，聲氣不投，日臥使署之中，而不留心時務，僅將新聞報之要略譯出一觀。其他西國之政令譯與不譯，聽諸翻譯之勤惰。身在西國而不能周知其情形，何以爲朝廷耳目也。至內外部之大臣，議院之巨紳，各國之公使，除照例拜謁外，未嘗傾心結納，送抱推襟，彼此之情格格不入。方自以爲養威重望，不失天朝體統之尊，一遇交涉事件，不能反覆婉商，折衝口舌，勢必至齟齬把持，故爲冰炭議論不合，猜嫌遂生。則有公使誠不如無也。若參贊隨員，率以私情得之，不問其人材之賢否，夷情之明昧，大吏薦託充當是行，雖足跡已徧，而問其所知，則洋房之多寡，街衢之寬窄，風俗之同異，言語之格架，山川之里數，器械之精利，已耳。至於政事之何以盛衰，國勢之何以弱強，商何以致富，民何以趨公，則仍暗中摸索，漠然不知。甚至有名駐外洋，身居內地，徒坐享巨萬之歲精，臥待三年之遷擢，求如季札之歷聘上國，子貢之名聞諸侯，不可得矣。西國則不然，用必當人，法無虛設。英之得五印度也，始設商埠，漸肆鯨吞，皆公使領事所爲，非君相始念所及。迨拓地漸廣，機有可乘，乃始臨以重兵，不勞而定。道咸中粵東禁煙啓釁，義律以領事統兵船，隨機應變。

越海弄兵。竟邀五口通商之大利。領事如斯。何論公使。爲問中國之駐洋者能之乎。誠能選老成諳練之吏。膽識兼優之人。駐彼都城。篤全交誼。一遇事變。卽能不卑不亢。區處得宜。弭患無形。銷兵未兆。卽西人亦欽其威望。推爲天朝重臣。中外同心。永無邊釁。則公使之設。勝於十萬甲兵矣。曠覽地球大勢。歐洲諸國。終有蠶食亞洲之心。和睦如中英。且外好而內忌。其他可知矣。日本同處亞洲。方興未艾。終須與中國同心協力。共拒歐人。以維亞洲之大局。甚未可因去歲起釁。視同仇敵。而自撤其屏藩也。俄人氣餒方張。駭駭乎有并吞亞洲之志。今亞洲忽出一強國。是俄人之所深忌。而亞洲之大幸也。設歐洲一國。併吞中國。日本卽有號亡虞及之懼。故日本之必與中國聯結。而望中國之發奮振興者。理也。亦勢也。雖然。歐洲之勢。斷無各國坐視任一國併吞中國之理。中國關繫五洲之全局。無中國是無亞洲。無亞洲將並無歐洲矣。羣雄環伺。各不相下。未肯讓一國獨逐其鹿也。中國苟能自強。睦與國。固邦交。如春秋朝聘會同之例。則不惟日本深相聯結。歐洲諸國。實利賴之。若不知變通。因循不振。公使領事。不擇人材。歐洲羣雄。並起瓜分之耳。故以今日例春秋。中國猶晉也。俄猶秦也。英猶楚也。法德猶吳越也。合地球九萬里。而爲會同朝聘之局。固開闢來衣冠玉帛之創見哉。

古今和戰之誤皆害於使臣說

郴州陳爲鑑

自古戰爭之世。未有不重使臣者也。有使臣卽可以聯合邦交。挈國內附。旣可以和平爲戰。又可以戰爲和平。非是。則和與戰兩不可言。聽命於強國之手。而國勢日弱。昔者桓公信管仲之謀。使公子開方游於衛。季

友游於魯。蒙孫游於楚。五年而諸侯附。非諸侯自爲附也。蓋公子開方諸人有以使其不能不和。不能不附。而齊國之勢又足以懼之耳。此泰西所謂勢與理相輔而行。而駐使與宰相並重也。然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亦卽公子開方諸人有以聯合之也。近日遣使各邦。論者以爲不急之務。試讀大匡一篇。而知其言之謬矣。然常於使臣求異才。除公子開方諸人而外。則惟張騫。史稱騫忠信篤實。胡人愛之。及其沒也。人皆稱博望侯以往。其威名較貳師爲盛。而世乃以招致外夷以敵中國非之。比諸誤國。今觀史所謂屯田置將者。類皆數百人。而是外國因貪中國財利已貧。不能自振。與今日通商時勢相同。史言殆不足信。自是而後。惟陳湯之斬郅支。傅介子之斬樓蘭。皆能以一人而伸威異域。求之近代。殆無其人。宋時金人之禍最烈。而廟堂恥於言和。使臣除王倫洪皓。殆無足取。此所以戰則不能。和則不久。終宋之世。以底於亡也。而其尤異者。忠穆出師。金人已弱。乃因一敗。遽爾乞和。奉使之臣。不察情僞。聳動朝廷。竟函忠穆之首以獻。豈不愚哉。近時泰西最重邦交。各國皆駐使臣。然利之所在。患亦隨之。如俄使駐波蘭。已執議權矣。而辣伯甯必使屬俄。於是遂成三分波蘭之局。俄人已執黑海之權。意亦足矣。乃駐土使臣。必欲挑唆希臘教民以叛其君。遂成黑海之禁。光緒三年。俄土未有違言也。駐土使臣蘇洛侯。以爲土弱可取。而俄相加支可夫。遽傳檄境上。聲土虐待同教之罪。致有伯靈之盟。俄人雖白東是城。而土歸英護。埃歸英轄。英日以強。俄日以弱矣。此皆使臣害之也。近日遼東之役。使臣割地。案以公法。經末國會允許。不能爲憑。乃俄德法三國。連兵阻止換約。中國竟不敢失信。近雖加償兵費。歸我遼東。而臺灣仍如

前約。將來牽動歐洲。以爭臺灣高麗。以中國爲血戰之場。則爲害烈矣。善夫星軺指掌有言。兵無餉必潰。使無才必敗。爲使者可易言哉。

西人開拓土地卽防守國本證

郴州陳爲鑑

西人於權利二字最重。辨認亦最清。故欲保本國之權利。必先奪彼國之權利。其奪人權利。厥有三法。而用兵不與焉。一在聯婚姻。一在尋荒地。一在廣商務。此三者皆西人視爲開拓之良圖。而政府視爲祕策者。今試舉數事證之。如開司的與阿來良本二國也。連以婚姻而合一矣。奧大利之於匈牙利亦二國也。因贅婿又合一矣。其他如西班牙之於日耳曼。蘇格蘭之於英吉利。或至今已分。或至今仍合。然當其初則皆因婚姻而并之矣。此其證一也。西班牙貧國也。及覓新洲。於是得建大藩於卡拿打。法人得之而英人又得之。西班牙由是不振。荷蘭經營南洋。頗擅利權。及英人因其助美利堅。乃盡取其開拓之地。而荷蘭亦貧。由是言之。本國所尋荒地。不能自守而他人守之。則本國且因之而受弱。是尋地亦防守國本之要。而北冰洋之尋探三十餘次。有由來矣。其證二也。又若香港孤島也。自英人以商關之而成重鎮。西伯利寒疆也。自俄以商關之而臻繁庶。其餘如新舊金山。新加坡。皆諸國之棄壤。乃諸國聚中國之民而工商之。亦成巨埠。是一國不能開拓土地。而使其民代人開拓。則其國本難防。其證三也。西人開拓土地以守國本。不外此三策。其有以亂黨橫行而使肆毒於外者。則俄人行之而地啓巴東。法人行之而師降蔑士矣。似未可以爲全策也。

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國政。中日兩國將來有何損益。

沅陵李玉如

自中東戰事興。而朝鮮立爲自主之國。此亞洲之大變局也。當倭人踞旅順。攻威海。俄遂調遣水師。分泊黃海之間。轉運軍餉。悉駐海參崴之地。識者知其將有事於東方矣。故倭定鴨綠江之界。而俄強以其地歸華。恐礙彼陸運之利也。倭操高麗政府之權。而俄遂以其約屬已。恐增彼強藩之伺也。俄人之有志於東方。必爭朝鮮。矧乘中日之隙。而坐獲漁人之利。其稱兵入境。幽殺剽行。固意中之事耳。日本以蕞爾三島。債重民煩。非惟不能以兵力爭。並不敢與口舌爭者。俄之患將自此始。夫中失屏藩之固。啓鄰封之謀。吉林有齒寒之慮。盛京有單外之虞。非用天下全力以爭東北。尙不足勝。使其蹈瑕伺釁。而興。將何以自守者邪。蓋俄之虎視鷹瞵。狡焉思逞。各國咸知。一旦捨西北而圖東方。中日兩國必先受其禍。然則中國不能不急防維者。俄嘗欲滅土耳其矣。而英法諸國力爲保護。卒不能更赫推夫明之約。俄嘗私攻基發矣。而英以尼士坦爲紅溝之界。卒不能易阿富汗南北之條。設中國而謀自強。莫如遠交近攻。以審強弱之勢。以制利害之權。而後損益之機可定。蓋日本致敗之道有三。而中國自強之策有四。昔俄舶入大坂。入唐太。不攻而潰。舉國騷然。使遵賴襄之言。四面來攻。或由釜山浦南先據對馬壹岐。或自瑯春圖們江分攻青森箱館。一攻橫浦。一攻下關。則彼都之傾覆。即可預知。蓋自失蝦蟆島之險。而俄有建瓴之勢。日都遂在其掌握中。此必敗之勢也。倭之爲國。僅中華一二省之大。而國債日增。兵役甚寡。信巴夏禮之間。

而毀盟。從伊藤博文之言而收約。版圖不相連屬。人民多已畔離。此必敗之形也。上年起釁。其屈在彼。殘虐之形。甚於流寇。西國咸非之。然一得志。便覺趾高氣揚。諸國實忌之。卽和款甚巨。僅足以清宿債而籌軍餉。況兵輪軍械。十不當俄之一。此必敗之理也。然則足與俄敵者。其惟中國乎。羅刹之役。則根特木爾請罪矣。新疆之役。則喀什噶爾安邊矣。是故喻之以道。有不戰而屈人之兵。防患不如弭患。知變不若知幾。此固有自強之端焉。一聯英國以爲聲援也。近日與俄爲難者。莫如英。與中國最親者。莫如英。英之富強。以商務爲重。商務之盛。多在亞洲。英之與俄爲難。不憚傷財勞民。寶恐礙其大局耳。故俄兵攻阿富汗。英必以印度之師爭之。俄艦出黑龍江。英必以安島之師拒之。倘從光緒十一年牽制之策。聯英以防俄。英縱不親中國之交。獨不爲南洋羣島之計乎。俄人一搖足。英卽以水師塞黑龍江之口。三姓甯古塔之兵。繞攻烏蘇哩江之背。朝鮮雖變動。聲勢中斷。此西國扼守君士但丁峽口。俄終不能出黑海一步也。一遣使以申公法也。中西有隨時修改之約。該公使等必多方挾。惟利是投。是中國之利權。何難自便。崇公使許割新疆。曾襲侯索還伊犁。得失之繇。亦視委人之當否。莫如遣才辦公使。向外部申明和誼。告以朝鮮應爲中國保護。並謂中國許俄收烏蘇哩江三千里之地。俄獨不允中國保護朝鮮之權乎。否則會商各國。如柏靈之約。永以朝鮮爲自主之國。他國不得干預政事。於仁川釜山元山三處外。不得另建商埠營所。如荷蘭立爲公地。他國不得攻伐。是則中國雖失朝鮮。仍有外藩之可倚。俄雖狡兇。能干衆國之怒乎。一簡戍兵以重邊防也。俄自東封既闕。於海參崴立商塢。太平洋練水師。黑龍江設船廠。西伯利亞

建鐵路思並朝鮮之心已略見矣。數爭黑頂子。欲扼偏險城之衝也。私佔湖們布圖。欲分綏芬口之要也。俄人無處不伺隙。中國無處不蹈虛。勿惑爲外人之所搏弄也。然琿春爲湖埔斯德之軸。必以吉林黑龍爲之樞紐。三姓甯古塔爲之鎖鑰。無事則以屯墾無煩徵調之勞。一旦有事。聲息易通。此重兵之處。宜增不宜減。乃不至有甌脫之虞耳。一練水師以駐重洋也。朝鮮南垂海數百里。攻人易。自守難。設俄以兵船梭巡於混同江中。則黑龍江與吉林聲援隔絕。而黑龍江必危。又以兵船游行於松花江中。則吉林與甯古塔聲援隔絕。而甯古塔必危。俄輪之出入二江。皆有成例。問中國能入黑龍江。得以自便乎。故外此則嫩江額爾古納河。宜駐杉板船也。以鐵甲船游行於太平洋黃海之間。彼即有事。先攻永興灣。次攻鹿島。而水師之策應自靈矣。四策之外。則礮彈宜求堅利也。礮煤宜卽擴充也。鐵路宜速修行也。學術宜自更新也。故欲防將來之弊。不得不竭天下之力。以圖萬全之策。是中國之便宜。爲西國所共有。俄雖欲撓利權。亦有不能者。蓋大局所關。諸國斷能聽之乎。蒙謂中國苟自振興。匪獨俄不足患。無難策倭土而列版章是策也。不在近效而在遠圖矣。

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朝政。中日兩國將來有何損益。

辰州府向學歌

嗚呼。朝鮮者。中國之保障。所以扼俄羅斯之吭。而足以制其死命者也。自東學黨亂。日本立朝鮮爲自主之國。俄人益不得不急起以爭矣。夫俄北界冰海。西鄰瑞典。南與新疆相錯壤。距俄都較遠。非必爭之地。

其蓄意經營數十年以圖一逞者。則在東方也。豈端一開。乃公然肆其雄心。此近日所以有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改朝政之事也。論者謂朝鮮爲自主之國。中國既不得過問。其損益宜與中國無關。然常按而論之。以爲中國之有朝鮮。猶韓魏之函谷也。晉有其險。終春秋七十年。秦不得一快其意。桃林失而秦遂不可制矣。今之俄非昔之秦乎。蓋其蓄意東向以爭衡。而朝鮮實司其關鍵。故不得不急起以爭也。爭朝鮮實所以爭中國耳。且夫俄自黑海悔盟以來。縱橫於中亞細亞。以英法諸大國僅能牽制。而不敢以一矢加。一旦得志於朝鮮。東三省固將淪爲異域。卽內地恐亦蠶食及之矣。彼時欲戰而索倫已無勁旅。淮軍已不堪用。湘勇已成暮氣。欲守而險阻難恃。用費不貲。又況老成彫謝。新進無人。不及今以籌其損益。尙何待乎。或謂俄人之入朝鮮。固日本所不願也。日以百戰得之。而俄以詭譎收之。其不足服日人之心。亦已明矣。日人卽畏其橫強。而局外各國。必有羣起而議之者。議之不已。勢必瓜分其地。而後快局外之心。夫俄人陰鷲貪狼。取勢在數十年之前。始獲如願以償。而局外又乘其隙以取之。俄又必不甘心。然則委一已棄之朝鮮。使秦西各國日相尋於干戈之中。其事必非數年所得已。而我反得及是時。權其緩急。輕重整輿而力新之。以從事其間。亦未必有損而無益也。雖然。日本之破朝鮮也。有謂俄人暗助以兵。故中國當之輒靡。其說雖未足信。而試思日人以區區一隅。與中國難。苟無助焉。勢必不決裂至此。蓋俄之欲得者朝鮮。日之垂涎者亦朝鮮耳。因其所利而誘而讓之。事成俄乘其後而收功。事敗俄置其身於事外。計亦譎矣哉。然則俄人之入朝鮮。謂中日兩國之皆有損而無益也可。

歐洲諸國不許俄船出黑海論

郴州陳爲鑑

嗟夫。俄人之經營亞細亞。非其本意也。蓋由諸國之禁其出黑海使然耳。夫黑海者。古大秦之地。唐書所謂大秦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也。又曰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今攷其地勢。當在阿速以東。是時大秦已分。所謂大秦。乃東羅馬。而俄羅斯國無聞。今攷諸俄史。魯烈克建國於唐宣宗大中四年。而昭宗天祐元年。即發兵船二千。圍東羅馬都城。案東羅馬都。即今土耳其京城君士但丁。是俄爭君士但丁。在唐時已然。其後又滅可薩。是俄即與可薩相連之在苦。近人以爲烏孫別族者。非也。宋太祖乾德四年。王率舟師度黑海。東征百來加里克之。則俄置舟師於黑海。自唐迄宋已然。亦非始於今日也。及俄降元。故土爲土耳其得。其後自立。仍臣服於。磕磨雅。未能與故土通也。明嘉靖時。征服裏海蒙古。國朝康熙時。得鐵門於波斯。乃與土耳其爭黑海。康熙三十四年。始與土耳其約。得瀕海地置船肆。漸復故疆。置舟師。駁駁乎南向矣。然是時俄無西顧之憂者。因普奧常與俄合。故常助俄以伐土。再敗土師。以四特江爲界。其後三分波蘭。歐西之境始大。諸國由是忌之。而波羅的海。又爲歐洲門戶。俄雖建都於彼得堡。置舟師。然如瑞典。那威。荷蘭諸國。既常護之。而普魯斯。又強國也。與俄爲鄰。俄人處此。常患其逼。諸國處此。又謂其強。則其欲謀黑海者。勢也。亦情也。故道光九年。與土耳其立約。聽俄船出入黑海。俄如願以償矣。乃咸豐三年。又欲入土。英法連兵拒之。敗其師。爲會於巴黎。斯禁俄兵船不能出黑海。而東方之事始亟。然所謀者。乃裏海以東。蔥嶺以西。諸回部。欲

由此以臨印度耳。乃咸豐八年，乘旋圍之役，竟割黑龍江海口而有之。俄於是俯瞰東半球矣。然猶未經營也。自光緒三年，俄伐土，英人救之，爲會伯靈，昇俄以白東，而自割黑海口之海島。俄人憾英，而東出之謀始切。夫俄之得西伯利亞四百年矣，自是始割海口，建水師，築鐵路，置屯田。俄非欲故緩之，夫亦以形勢不及黑海，且中國非戰爭之邦，尙可置爲後圖耳。乃黑海不得而謀印度，印度不能驟得，而法人已滅安南，英人亦滅緬甸。日人有謀高麗之心，德人有經營南洋之說。歐洲時勢，皆向東趨，急起而爭，俄豈敢後。此經營亞細亞之心，不容已也。然日雄峙其東，俄人雖有水師，尙須藉日本海道以出，故爲俄計，非取日本不可。俄取日本，英必救之，法與俄親，又必助俄。是昔日引爲同盟以拒俄者，今乃合俄以拒我也。英其亦自危哉。然俄爲患歐洲，尙有諸強國以爲捍禦。若爲患亞洲，則中國、日本皆不足以敵俄。亞洲不守，則歐洲並無關攔。卽蘇一士河、亞丁、居路伯，皆不足阻俄人進兵之路。而白令海峽，又可駕鐵橋以飛渡。美洲則俄國屬地，跨越三洲，通連一氣，而混一之勢成。此皆黑海之盟，有以使之也。爲今之計，似宜合美、亞、歐三洲連盟，不許俄船出庫頁島，保朝鮮爲兵甲不到之國，則猶可及也。不然危矣。然曠觀歐洲大局，皆欲於亞洲爭先割據。此事未必能成，天心厭亂，不知果在何時。有心時事者，不禁拭目俟之。

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

郴州何盛林

夫地之動也，寒暑晝夜，循環無端，而天運劑其平。國運亦然。英之議院，有公保二黨。公黨者，求新黨也。保黨者，守舊黨也。其權勢視宰相爲消長，而一進一退，亦無畸輕畸重之虞。法亦不可謂非良也。然西人立

國殫精竭慮。事樂於相師。而心安於合衆。懼人材不足。而國無與立也。故求新法以誘勸學會。懼利源爲人所奪。而國以窮蹙也。故求新法以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故求新法製船械。爭相駕尙。而將必知學。兵必識字。自餘庶政。罔不若是。有黨之名。無黨之實。議一不協。而宰相告退矣。事一不公。而輿論沸騰矣。中國則不然。自秦迄明。三千餘年。法禁日密。政教日夷。權操自上。非下之所敢問也。同僚之際。陽爲和恭。陰爲排擠。無黨之名。有黨之實。甚者唐之牛李傾軋。爲事漢之黨錮。宋之黨禁。則又小人立名。以陷君子。作一網打盡之思。吁。可慨已。方今邊患頻仍。痛深創鉅。正中國同志戮力。舍舊求新之時。然深詆西學者。既滯於通今。未能一啓其肩。過尊西學者。又輕於蔑古。不憚自決其藩籬。蓋上下相蒙。游於文網之中。靜而不能動。愚而不能智。守數千年之法。而不思變者。迂也。不自探其本。而眩於西法。標以西學之名。督以西士之教。舉聖人中國數千年之道術。而棄若弁髦者。妄也。二者均有失焉。爲持平之計。則英人公保二黨。中國皆宜有之。特不必如英之互爲勝負耳。濟之以和衷。各泯其意見。新法之宜變者。保黨不得掣其肘。舊章之宜守者。公黨不得議其後。由是開民間學會之禁。欲興農學而農學有會。欲興礦學而礦學有會。欲興工藝而工藝有會。欲興商務而商務有會。欲整頓水陸車而兵學有會。欲製新器。廣新法。而天地。化算。電光。聲汽。諸學有會。分而爲衆。小黨合而爲一大黨。不黨之黨。黨而不黨。以培國脈。以持國運。用能富強。甲於五洲。文治軼於三古。是在當事者之師其長。補其偏。而一新其氣象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徐以俟之而已。

英國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

郴州陳爲鑑

英國之有公保二黨亦猶日本之有守舊維新兩黨皆視宰相爲轉移論者每謂伊藤相而日強沙力斯伯里相而英弱宜進公黨而退保黨焉此蓋以沙侯爲保黨之魁也然平心論之沙侯雖有造於俄而實能保英於歐亞兩洲之權利故於緬甸一役則割揮地以酬中於坎巨提則請公立以全好其欲聯中也所以制俄也於朝鮮一役不與俄德法聯兵其不欲聯兵也免爲三國所制而獨擅其權也皆所以保大東之局面而使無變更者也故其近日政策不出兩端一在扼守埃及一在增練太平洋水師而其輔此二策者一爲英意聯盟一爲親和日本將來與俄人爭伯歐亞者必爲英國若德若法甘爲俄之羽翼或且終受俄害而賴英爭之以存然則所謂守舊者正如秦始因昭襄之遺加他鄰述彼得之志而已非跬步繩尺之謂也今中國泥古之儒自謂服古然究之所謂守舊者胥吏而已例案而已求其能守郡臺灣拓新疆之遠謨以鷹瞵虎視於南洋印度者無有也其所謂崇新者亦但能條陳鐵路請購船械講述方言而已求其能知使命交馳之要知人謀國之方者又無有也是故二黨交讓於下百官唯諾於上宰相無所受成百姓無所聽命竊恐議院一開黨人譁訟而兵已造於城下矣欲求如今日英國之景象能乎竊謂今日二黨萌芽已露不如因其抵抗之力廣開學會五十年之內不事兵革專意人才而後付宰相以黨權付黨人以議柄則天下之事可煥然改觀不然危矣

日本尊王攘夷論

邵陽石陶鈞

明季繆昌期之言曰。公論者出於人心之自然。而亦似有不得不然。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者。待之也虛。見之也明。竅於心。薄於喉。而衝於口。卒以定天下之是非。夫今烏睹所謂公論者乎。國爛民潰。紆弱之氣。伏而滯。激烈之氣。偏而憤。隨隨而口相爭。則今之游環地而售名筆記。開新報館。藉以刊著述。下之弋科舉。作劇談者。亦不得不卓卓於圓顛方趾之迥。則且吳言曰。吾不忍談時務。實求其不忍之心。存之幾何。衆不忍之心。積之幾何。積衆不忍而後大憤出焉。憤矣。則不平甚。不虛甚。不明甚。藉大不平。大不虛。明。以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成其橫決。以消數百年積重難返之勢。則適有人焉。上下審視而爲之錯。於至當。乃大鳴於人曰。公論之功也。公論之功也。不亦大可笑哉。觀世所以悲人度人。鼓勵人者。莫不曰。鑒日本。學日本。強勉黏附。以効維新。百度之所不暇爲。而爲之。則請言維新之始。維新之始。之無公論。日本自藤原氏以來。主政六七百載。北條足利。最僞悖逆。德川代興。投戈講藝。漢學大倡。凡爲程朱學陽明學。不喜宋儒。而自相講學者。因史漢以上求經典。指斥宋儒空談者。其徒六七百人。於是日本始有儒臣矣。儒臣者。武人之背也。於是源光國編日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隱寓斥武門尊王室之意矣。又慨然慕伯夷之爲人。躬行讓國。君子於此。督其心之有所激耳。繼而蒲生作山陵志。寓尊王。不恤緯。寓攘夷。上書幕府。抑鬱以去。不復言事。至鞭足利氏像。以託其憂思矣。柳莊著柳子。則憤於神聖大統。三千三百萬人。供極之所歸。而不忍有所屈矣。高山正之。而終其身痛哭。以自刃矣。自是以後。人心大變。而後嗚咽流涕。向之不得自鳴者。乃敢承風而大起有聲。幕府之勢。遂削弱。孤危而不得支。外

邦若美若俄若英。正迭以兵船超盟。攘夷之議。沸騰於下。毛利慶親父子奉勅始末。書齊昭之注意海防。及其遣臣二百人。宣言攘外夷。誅幕吏。此其主持尤烈者也。刺大老。攻使館。殺朝臣之事。亦勢之所必至。似此暴戾恣睢。而無恥之國。喪心之朝。亦不及其什一。則謂睦仁上安下全之治。得之於此可也。當是時也。幕府既不能制。朝議交患之。而癸亥五月十日。猶告列藩以攘夷期。幸而內訌披猖。敵執窘迫。德川氏處心積慮。左支右吾。實有以痛鎖國之無成也。讀海舟勝安芳外交餘勢。紀嘉永癸丑以來訂約通商之始末。又斷腸記自述。更歷世患。觸冒危難之險。德川氏之苦心。亦略見於茲矣。夫民苟無思。則無怒。鬱而不暢。是曰大囂。囂然有聲氣。但欲朝廷之速變法。固不關其成不成善不善也。師說曰。西人得天地義氣。中國得天地仁氣。日本始於中而中於西者也。臨於中而幾於西者也。是曰閉氣。萃數百義烈之士於危。急存亡之秋。判刃帶刀而走。挾必死之心。而大味國是。曰攘夷耳。攘夷耳。而後德川氏永爲二千餘年不貳之臣。而國統之轉續。亦絕奇異。故曰日本無公論也。

東邦之任以此。

維新之政。不忍之心。積而繇之耳。天也。則求之比例於中國焉。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躅冠裳。此

愚夫愚婦知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甯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卽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甯。再轉爲靖康。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何者。使氣積於下。任氣沒

維新之後。初開議院。大隈伯不能止爭端。乃退而散。可見日本人心不平。甚特其任。俟有氣爲宗國所不能及。近人屢言

於上而民於我莫可誰何之念益大放肆。如澀諸天之積氣以談陰陽。舍諸閃之積裔以溯祖祏。絕諸愛之積力以施心性。西方中世人無不笑而危之。而今之鑒日本。學日本。強勉黏埒。以効維新之所不暇爲而爲之者。籌款愈細。耗款愈多。嗟乎。趙武靈王變胡服而餓死沙邱乎。自今以往。有以變法之說進者。吾且與之言士氣。有以伸士氣之說進者。吾且與之返觀一己之心。

說西南洋之華民

長沙易抱一

今夫以中制外者。不若因外制外之爲愈也。以寡敵衆者。不若聯衆敵衆之較易也。中國之在全地球。不過數十分之一。而欲以抗衡泰西各國。不亦戛戛乎其難哉。然而其可乘之機。其可據之勢。有數倍於各國者。何也。各國之人來中國。華民皆視之若仇。華民之在外邦。各國之人反若相安於無事。有如今日之西南洋是矣。西南洋環繞中國。自昔不與內地相通。及康熙時海禁宏開。華人出而謀生者。無慮數十百萬。其間以滿刺加、呂宋、爪哇、三佛齊、蘇門答臘、浮泥文萊、馬神爲最盛。而澳大利亞一島。華工亦積至數十萬之多。其人類皆曉暢洋文。諳悉土語。而富商大賈。亦且參錯其間。間或有受土人之欺凌。遭異邦之虐政。而近今多創立會館。互相聯絡。外人反有從而羈縻不遑者。於是華人之氣漸伸。西人之勢頓減矣。斯非有可乘之機。可據之勢。而爲中國振興一大關鍵哉。方今新加坡中國已設立總領事。凡西南洋一切交涉事件。固可據理直爭。所惜者無保護之大兵輪。分駐之副領事耳。往歲南皮尙書督兩廣時。曾遣某參將出洋查閱情形。去歲閩督邊潤帥亦遣延觀察就各島精詳考問。其意皆欲創設戰艦。以壯華人。

之聲援。二公可謂洞悉南洋情形。乃其事徒託空言。迄無成議。意者其格於公法所不能耶。夫兵船游歷。彼既可以來。吾豈不可以往。則公法斷不能禁。予以不設者。不設之故。毋亦國家經費有未足也。嗟乎。夫國家即經費不足。但使能籌創船之費。不必患無養船之資。蓋養船之資。取之數十島之華民。夫固綽有餘裕者。何者。華民之在各島。富者十有三四。其次亦不至於極貧。一旦聞中國設立兵輪。游弋保護。彼必喜出望外。即諭以常年供稅。未有不俯首聽命者。尙何慮於經費之未足。致憚而不敢爲哉。且夫兵輪之設。非僅以保護西南洋華民也。即暹羅朝貢之邦。固可因而鎮撫。而中外藩籬之限。更可從而鞏固。何也。夫西南洋聯絡羣島。遮蔽一隅。誠扼其形勢而善守之。即夷人妄啓兵端。終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沿海諸郡。皆晏然無七豎之驚。譬若門戶未開。而堂奧自得。高枕而安臥者也。此非因外制外聯衆敵衆之明效大驗哉。使不急此圖維。而今日遣人訪查。明日遣人考問。反令外洋聞而生計。爲先發制人之謀。而且風會消磨。不數年而華民將漸忘其本來。以甘受其籠絡。異日者中國雖欲策而使之。而人心已渙散不可收拾矣。是非握數十島之利權形勝。而拱手以讓之他人哉。噫。惜矣。此有心時事者所以扼腕長歎也。夫

說黨

新化李固松

論黨於今日。士民有黨。農民有黨。工民有黨。商民有黨。此以業爲黨也。天學有黨。地學有黨。法學有黨。形學有黨。此以事爲黨也。有君主之黨。有民主之黨。有君民共主之黨。此以國爲黨也。有求新之黨。有守舊之黨。有新舊交攻之黨。此以政爲黨也。雖然。論黨於今日。當以二類爲法。即當以二類爲鑒。二類者。一爲

朝代不同之黨。一爲意見不同之黨。朝代不同之黨。如英美諸國。

前相去位。各曹長皆易。由後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應。進必擊退。退必擊退。黨與固結。常相傾。

皆有前後各相。附前相者爲前相之黨。附後相者爲後相之黨。此朝代不同之黨也。意見不同之黨。如法意諸國。皆有左右二列。附左列者爲左列之黨。附右列者爲右列之黨。此意見不同之黨也。究之前朝之黨。有前朝之意見。後朝之黨。有後朝之意見。朝代不同之黨。即意見不同之黨。二類實一類也。美改蓄黑奴之政。俄改役佃戶之政。大弊所在。合志同方者羣起而廢之。大利所在。合志同方者羣起而興之。此黨之可爲法者也。法君功敗於垂成。擊坡俄君身死於非命。用黨而黨中散。則良法美意相與俱亡。疾黨而黨益成。則千計百慮以遂其意。此黨之可爲鑒者也。

說黨

新化鄒永江

嗚呼。黨之爲禍烈矣。中國歷代朋黨之亂。人人皆知之矣。吾蓋觀今日五洲各國之大局。以及君民上下之際。而知黨之所該者廣大。凡無爭競之端者。事靡不成。國靡不治。非然者。其事必敗。其國必亡。是何也。曰。天下有一定之公理。人心有一偏之私見。順其公理。泯其私心。而後可言興利。可言除弊。若彼此各懷私見。議論不一。而黨始成。交爭不息。而黨益固。由是有教黨。有學黨。有民黨。有兵黨。有貴族黨。有主政黨。極言之。而諸部之交兵。各國之戰爭。莫非執一己之私見。不守天下之公理。皆可以黨之一字該之也。今有人焉。欲出而平天下各國之黨。則必自立五洲之公會始。立公會必自通五洲之學術始。通學術必自

齊五洲之人心始齊。人心則必改文字以歸簡易。合中西以爲一律。而後中西之人。農工商賈婦女。皆能讀書。則其學一者。其見同。其見同者。其謀事亦同。由是中西無隔閡之心。而交涉之事。皆可會通辦理。無彼此互爭之端。而黨可息矣。漸推漸廣。而萬國可歸一統。雖各守其土。而永無戰爭之禍。天下之公理出矣。此其說雖可行之今日。而效則在數十年以後者也。其有目前之黨。而牢不可破者。如中國。今日有守舊之黨。有圖新之黨。有中立之黨。紛爭不已。迄無定政。立宜各破成見。和衷共濟。而後百事可興。中國自強。庶有轉機。不然。當此四鄰窺伺之秋。自治不暇。焉能戮力一心。以禦外侮。今者欲平三黨之心。莫若先開議院。使彼此意見相合。然後凡百事爲。可以立辦。議院既開。亦不能無黨。如泰西上下議院。嘗見分門別戶。動起兵端。是設議院。亦不能無弊矣。又宜先設實學堂。教諸生。以中西各學。使天下之人。洞知天下之利害所在。而亦以正天下之人心。厚天下之風俗。庶幾日後。選入議院之人。無奸人。無迂人。無妄人矣。蓋若輩有一入議院。遂足以扞格院中之事。未先正其心者。鮮不互相黨援。而爲自私自利之舉也。既一天下之人心。而後可以行天下之公理。天下之公理既行。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公法。由是人與人無黨。民與官無黨。上與下無黨。而國內可以言治矣。而黨爭之事。安得再見於天下。流傳於史冊哉。

說黨

新化鄒代藩

嗚呼。才智之士。羣生天地之間。而各居一室之內。其始未嘗不分也。而在乎有以合之。然求合則其勢益分。何也。吾求其合。而不能盡人。而與吾合也。不與吾合。則必有其所合。而勢於是益分矣。此黨之所由以

成也。吾輩在漢有鉤黨。在唐有牛李之爭。在宋有元祐。在明有東林。漢之鉤黨。宋之元祐。明之東林。皆君子也。而卒困於小人。唐之牛李。李君子而牛小人。而更相勝負。大抵君子之黨。勝國罔不興。小人之黨。勝國罔不亡。則古今之通理也。歐陽永叔著朋黨論。以爲君子有朋。而世主尤惡其說。蓋自秦政以來。專以渙民羣而張主威爲事。二千年於此矣。私天下之心愈甚。斯防忌亦愈深。故其張設法制。皆所以愚民而使之不智。弱民而使之不強。愚民之法。焚書與科舉是。弱民之法。破黨與官制是。抑挫鉗挾。委頓昏瞶。哀斯民。誠不如生於禹迹之外。之猶能自奮也。且夫居今之日。而欲爲保種保教計。則必羣天下才智之士。而相與講求養民教民之術。如其不然。吾輩決無有可以自強之一日也。然欲以此說倡天下。則必有爲異議以持之者。使當道誤信其言。雖欲加之以誅鋤。流放而亦有其罪名。則已危矣。嗟乎。秦政以天下自私。而遺禍之酷。將至於退孔子而易之以耶穌。而當道曾不以爲憂。而必不肯使吾輩之民智。蠱黃種而易之以白種。而當道曾不以爲懼。而必不肯使吾輩之民強。不其痛哉。且往時秦西固嘗亂矣。而公會大典。於是。有求新之黨。有守舊之黨。有中立之黨。更仆迭起。而求新。幸而終勝。凡今秦西之所以治強者。以當日求新黨之終勝也。而如英如日。君益以安富尊榮。然則有天下者。誠何惡於黨哉。夫使羣天下才智之士。而日求所以養民教民者。而幸而爲當道之所保持。毋使持異議者。得以中傷於其後。則吾輩之興。庶可計日而望。而苟同斯志者。益不宜區州界郡。畫位分名。而終不合之於一也。

土耳其以債貧。日本以債富。同一債也。而一利一不利。其故何哉。夫土人借債以用兵。僅以供火藥彈丸之一擲。倭人借債以興利。遂開強兵富國之大源。此其已然之成迹。夫人而知之。然使俄土之戰。土人勝俄。必責令俄人割地賠費。爲城下之盟。而還。借債有限。而獲利無窮。安見土人之不以債興乎。西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日本在倫敦借英銀一百萬磅。以之創造鐵路。顯開利源。實隱萌異志。使我中國發其奸謀。遣一旅之師渡海而東。以是時名臣宿將之力。必能戰則勝。攻則取。而日本將覆亡之不暇。亦安在其能自強乎。是則土以借債貧。土之不幸也。而其源則在國素貧而益之以債也。倭以借債富。倭之幸也。而其源則在廣興利益。而中國又優容之也。然則國債固孤注之術。而非老成謀國者所敢出乎。曰不然。量國家之力而慎出之。則債雖多。而國計無傷。邇者中國屢借洋債。受奸邪之欺弄。亦已不少。然而債雖多。而不至甚貧者。以不若土耳其之不量力也。債雖多。而不能致富者。以不若日本之能興利也。今者創鉅痛深。競欲以西法治中國。然鐵路海軍。動需鉅萬。戶庫無以應付。海關不勝取求。捐輸徒濫名器。開礦先需資本。國債之借。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歟。但今日之中國。非民不足之患。而國不足之患。民不足。借債他國可也。不必坐以待弊也。國不足。借債吾民可也。不必自啓漏卮也。鑒土之貧。效倭之富。必量入以爲出。不行險以徼幸。是則國債之要義歟。是則國債之要義歟。

理財之道。不重節流。而重開源說。

瀏陽劉善誦

今夫東至庫頁島。南至崖州。西至喀什噶爾。北至興安嶺。各省之幅輳。非不長也。雲南多銅。山西多鐵。熱

河多金。開平多煤。各省之善華非不富也。然中國猶財用日匱。利源日竭者何也。則以理財之法。猶未善也。古者禹貢爲生財之祖。周官著理財之書。降及後世。開源之法。遂廢。經營紛擾。兵燹所及。欲求富而富卒不可求。欲致饒而饒卒不可致。是財源之匱。固非近代始。其所由來者漸矣。近三十年以來。大亂方平。閭閻困乏。國庫空虛。於理財尤爲急務。夫生財之道。有天地自然之利。有人工器物所致之利。有人事權衡所得之利。曷爲天地自然之利也。蓋在山在水在陸。皆爲利源。如開礦於山。則五金之利出。而煤又其餘事也。至於種棉種茶種雜木。地氣溫暖。無不可多獲其利。爲上者果多方獎勵。則稅項可增。此在山之財源也。在陸者如蠶桑之類。中國更爲要著。苟隨地布種。則在陸之利源無窮矣。在水或魚鹽之利。或蚌蛤之利。或貨寶之利。中國又多於英俄日本之邦。是在留心經制者。公其利於民。無使豪強者獨據。此在水之財源也。非天地自然之利耶。何謂人工器物之利也。英國之財。由於通商製造機器數大源。英國由他國運來材料。製造成物。復運往他國出售。源既開而財日益。宜其大富大強。天下莫與京也。豈若中國各謀各業。不立股份公司乎。中國果於水道輪船。載貨駛行。凡遇陸地。開通鐵路。火車運行。而火車駐輪之地。宜於橫路多備馬車駁貨。分送各路。如輪船之有駁船也。開輪船火車之利源。非節流之可比者。彰矣。至廣東各處水患。鑿山通道以引水歸海。則數十縣之田。永不憂淹浸。不至田賦停收。此雖人功甚苦而獲益甚大。且兵燹之後。各處荒田寥闊。祇綠道遠賊多。罕人耕種。果能遠招人民開闢耕種。何利如之。曷爲人事權衡之財。夫藏金於櫝而不用。則金與木石何異。善用之則得財無窮。故今之官長。亦有知

效朱子社倉之遺意。杜安石青苗之枉法者。此皆開源之道也。況中國自軍興以來。開捐納之門。設抽釐之廠。致使捐納愈多。人才愈少。所以庸劣之徒。每至虧空國庫。侵蝕公項。甚或浮開兵餉。橫取諸民。以充囊橐。苟革除捐納之例。諭令各省停捐。甚盛事也。惟是釐金各局。雖能暫救國用之支絀。奈司事人役。每多冗濫。暗侵公項以肥己囊。且貽害商民。滯消貨物。陸續裁撤。實不能無望於當道者。若僅謂酬神建醮。雜演梨園。費金千百計。道士僧尼。求神誦咒。虛費錢財。以及妓館酒樓。妻妾之奢華。飲食之侈靡。而節之不幾。爲開源者所竊笑耶。查泰西理財之道。其開源之法。亦甚多焉。如美國栽種之棉花。來中國者源源不竭。其財不言而知。雖西國地氣多寒。而因乎天時。合乎地利。所以稻麥不憂其缺。而畜牧牛羊。較中國亦生息日繁。且工作器皿。日出奇巧。而山則開礦。以取五金煤炭之財。水則魚鹽貨寶。取之亦有其方。此西國開源之法也。安得慎理國財者。一二輩。有以開財之源。不徒有以節財之流。不讓西人以獨富也。悲夫。

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

瀏陽唐才常

甕腐迂拘之士。動目機器爲淫巧。曰無益民用。不知機器者。天之假手西人。將宏腦氣之用於地球。而積阿屯姆力以開新運者也。雖聖人復生。亦當因其自然而利道之。以予民自存之業。豈能隨世俗傲很之習。如西士所謂沛根人者哉。西人以機器興利。華人但痛恨機器。而用則洋錢。服則洋布。一切鐘表玩好之具。無一非洋。而不問其自出爲何物。是曰頑種。無怪外洋一二不費工力之機器。掇取中國之元氣。殆

盡而中國方濃睡未醒也。其好爲大言者曰：是但閉關謝使，令其勿來已耳。嗚呼！以子陽井中之見，咫尺不覩，迅雷不聞，而惟力遏開利源操利權之機器，勿使中國有富強之會，誰之咎歟？誰之咎歟？則至今日而欲通其血輪，宏其漲力攝力，誠非自造各種機器不可。而議者曰：機器以水火之力代人力，如用機器，則人力將無所施，而此千萬食力之民，必盡爲游手以亂天下，不思機器局一開，則人益不患無職業。方今湖北設有織造局，而傭力其中者二三千人，假以二三千人分作他工，正不知凍餒幾何矣。夫德國克虜伯廠，每歲工匠約五六萬人，餘廠亦不下二三十萬人。如各省及州縣皆設此局，則人豈有凍餒者？況礦務農務商務，次第舉，在在需人，夫何至舍業以嬉耶？議者曰：中國自造機器，終不如西人之巧，恐事落其後塵，徒見嗤耳。是則不然。昔者西國政學多源埃希，而埃希反瞠乎其後。百年來英法德意，輒相師法，而機巧日競而日新。近日日人又步武西人，二十餘年，稱雄亞東。

前五月英肆撰談途報論日本云：彼新興之乘巧，慎密疾速，以顯其幹才者，且將以十萬人跳

刀拍張於大海中，我歐洲第一善戰之國，尙恐無能相匹。英報如是，則知日裁弱強，英人亦畏之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安見中國之心思才力

遠出西人下耶？議者曰：中國自造機器，洵可奪外洋之利。如外洋又賤價爭售，將奈何？是又不然。外洋人工甚貴，必不能過賤其值。中國物力並賤，如推行既廣，自可日賤其值，以爭洋貨之權矣。議者曰：中國官商不相信，此時必難集商民之股而踴躍以成。然中國如果設政民廠郵政，一一施行，安在斯民不知其利而不思所以挽回之。況今日本已有遍地設機器之條款，而西人動以利益均霑爲詞，則將來遍中國

皆外洋機器。不十年間。無可措手矣。是以自造機器之急於燎原也。一言以蔽之曰。機器廣斯愛力綿。愛力綿斯國力固。國力固斯漲力攝。力足以離吸各國而毋爲所蝕。

擬自造各種機器邊洋貨利權議

益陽湯道

治今日之天下。而謂不急於理財者。此妄人也。夫財者。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民之所以養也。匹夫無財。則不能有其家。天子無財。則不能有其天下。故財者。聖王所以養賢聚民畜衆。而致天下於乂安者也。第昔時之財恆有餘。今日之財恆不足。其故何哉。或曰。後世幅員日廣。道路之轉輸有費。官吏之徵調有費。以及一切陋規。指不勝數。此其所以不足也。或又曰。直省州縣。產銀者不及十之一。不產銀者十之九。而農桑之利。鹽課權酷之利。近又率多虛耗折減。此其所以不足也。而不盡然何則。外洋各國。自來以製造爲本務。蓋納稅於貨。而寓兵於商也。其未與中國通商之始。劃疆自守。不相往來。今則雲集者各商。流通者百貨。華人多購用其物。故洋人得以擅利權。而中國出洋之貨。雖絲茶爲最大宗。然今印度等處。皆植桑茶。所出與中國相仿。故年來中土之貨。未能銷暢。此國之財。竟滔滔而去。彼國之利。不源源而來。莫塞漏卮。久將坐困。非理財之道也。然則計安出。曰。洋人所恃者機器。其平日講求。有曰天學。地學。算學。兵學。化學。礦學。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諸門。凡此皆機器所由造。而貨之所以巧奪天工。而不勞人力者。夫外人亦猶是心耳。以彼僻居海島。其聰明才力。尙足窮極巧妙。豈華人受天地中氣以生。獨難殫精竭慮。超乎彼之所爲。有是理乎。奈之何其不自樹立也。且夫今之持論者。其以洋商爲不可通。蓋比比矣。蒙則以爲不

必禁人之通。但當課己之自造。何者。禁彼之通。必與公法有背。或不免滋事之虞。而課己之自造。則彼所欲售之於我者。自有之而不待他求。其便誠莫便於此。至行之既久。洋貨自無從銷暢。彼向之壟斷。獨登視爲利藪者。將不言退而自無不退。而我中國自漢以降。若文景。暨唐貞觀。宋太平興國。天聖。嘉祐。明洪熙。我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之世。之殷富。當亦從容可復觀。夫西書之繙譯也。初創於上海墨海書館。繼而京都則同文館。上海則製造局。均以繙刻西書爲事。而西人之寓居各埠者。時有著述以繼之。如益智書會格致書院等是也。顧京師所譯者。多交涉公法之文。上海所譯者。多工藝製造之事。惟日本所譯最廣。惜中雜以倭字。難以通行。然就此各種西書而論之。雖詳略不同。而以發明泰西格致之學。則一也。世有眩其學而精其藝者乎。蒙拭目俟之矣。

中國以銀錢購槍礮船隻與興鐵路礦務學校耕農之事孰爲有益論 武陵吳友炎

嘗考各國富強之效。兵商皆聯爲一氣。而每歲度支。無一不取償於中國。竊歎我中國之坐受其困窮。無人焉計其利害而爲之防也。今之籌防者。吾知之矣。以中日和議已成。海軍衙門首當規復。每多用銀錢以購取槍礮船隻爲善後事宜。未始非自強之策。乃或者以償日人兵費二百兆。元氣大傷。非廣貸民債。洋款勢不能行。甚欲賣新疆於俄。賣西藏於英。以了清二百兆之款。而復並滿洲蒙古等處邊地售之以備置槍購船之用。斯策也是未戰而先自蹙其國也。奚可哉。中國講求洋務。四五十年來。槍礮船隻非不堅利也。而前挫於英法。今辱於日本。毫無成效者。豈盡購諸外洋。多侵墨於委員。抑或受欺於洋廠歟。蓋

徒窺西洋之糟粕而未探西人之本原。知中國所應辦之端而不爲中國謀久遠之計。猶之不清其源而欲冀流之澄。不培其根而欲望葉之茂。有是理乎。誠能於鐵路礦務學校耕農數大端。一一而振興之。匪惟泰西五六國不敢生其窺伺。卽各口通商。歲所流去之六七千萬銀錢。可頓使其利不外散。權自我操。其視以銀錢購槍礮船隻者。果孰爲有益哉。請詳論之。夫可縮萬里爲咫尺。合旬月於晝夜。便於運兵。便於運械。便於賑荒。便於漕運。便於百司走集。便於士庶通學。便於商賈運貨。便於負擔謀生。便於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益。又不費國帑。令民幫築。西人計之。其牌費可得七千萬。且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闢爲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閭化爲富民。俄人琿春鐵路將成。邊患更迫。若爲防邊。尤當亟築。況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運而省千萬之需。去驛鋪而溢三百萬之項。此鐵路之爲有益者也。若夫美人以開金銀之礦。富甲四海。英人以開煤鐵之礦。雄視五洲。其餘各國開礦。均富十倍。而藏富於地。中國爲最。如雲南銅錫。山西貴州煤鐵。湖廣江西銅鉛鉛煤。山東湖北鉛。四川銅錫煤鐵。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方

今
國計日蹙。雖極節儉。豈能濟此艱難哉。家有重寶而仰屋嗟貧。無策甚矣。山西煤鐵尤盛。星羅棋布。有百三十萬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爲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盡。又蒙古之金礦。失於俄。雲南之銅礦。借於法。皆爲他人所竊取。誠能乘時大興礦務。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此又礦務之爲有益者也。更徵其益於學校。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令各省州縣。徧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養什牧及大凌河馬廠。卒以地方篤遠。人煙稀少。招墾之民。常不願往。當事者遂罷議不果行。不亦甚可惜哉。今夫設網而引其綱。則千目皆張。振裘而挈其領。則萬毛自整。事豈有難易哉。所務先耳。車無三寸之轄。則不可馳。門無五寸之楗。則不可閉。材豈論鉅細哉。所居要耳。然則欲廣開墾。則自有鐵路始。鐵路之設。原議由漢口至蘆溝橋。中歷信陽鄭許。渡河三晉之轄。下於井陘。關隴之險。交於洛口。萬里奔湊。如川赴壑。荒蕪之地。易於綜核。其利一也。由南至北。二千餘里。原野廣漠。編戶散處。無主之田甚多。開墾若勤。易於致富。其利二也。幹路表遠。廠站盛多。雖曠野之鄉。人貨亦易輻輳。無業之民。易於招集。其利三也。汴洛荆襄。濟東淮泗。經緯縱橫。各省旁通。穀米易於轉運。其利四也。鄉中小民。最畏遠出。長途遷徙。易生退心。火車朝發夕至。千里猶戶庭耳。其利五也。食力小民。行資難措。遠出開墾。需費尤多。火車行速。而費省。其利六也。鐵路公司。集貨既易。卽以車運之贏餘。作開墾之費用。其利八也。林文忠輯西北水利。備采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大指言西北可種稻。東南可減漕。鐵路行有成效。漸次通至西北。異日稻麥之利。可操左券。其利九也。近日北邊防務。最關緊要。卽以開墾之民。實我邊地。顯之爲吾民。大啓生機。隱之使俄人潛消覬覦。其利十也。今中國患財力之不足。豈非山澤之利未盡開。而游惰之民未盡歸農乎。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士。不加闢。於是乎有受其飢者矣。英吉利千數百里國耳。惟能涉重洋。不遠萬里。墾田拓土。益致富強。矧高山以爲城。大海以爲池。田肥美。民殷富。雄峙東南。幅員萬里。天府之國。久推中華。何物西人。不難駕而上之哉。

書薛叔耘先生出使四國日記後

善化汪都良

近二十年間中國使臣於會惠敏而外其著書足以傳之後世者非惟我薛叔耘先生爲首屈一指哉先生躬歷四大國當時交涉法之越南已定俄之伊犁已還似較惠敏爲獨易然吾讀其書每低首下心有不憚再三玩索者則以其論最中中西之竅要使人人皆得其旨交涉事不足言矣今卽出使日記而臚其大略如論約章則以一國獲利各國均霑之語爲大弊擬照赫德之議訂各國通商約本另設一漢文條約底式凡有外國訂約者卽按通行之約以授之庶可存其名而去其實又以洋人在中國不歸中國管理爲大弊而欲照美國新約定一通行之訊法通行之罪名將不用中法卽專用洋法庶以洋法治華人使華人避重就輕以洋法治洋人卽洋人難逃法外此約章之要議也論商政則以販運之利藝植之利製造之利爲三大端論商務則謂英國進口之貨稅較出口倍重而本國之船鈔比他國稍廉最使商家而暢銷路而必於中國自有之利思以擴之西人獨攬之利思以分之論利權則以免釐金加洋稅爲防更防以統關之說進而謂抽釐則利權在我加稅則利權在彼論船政則謂洋廠購船之價較廉於華廠造船之價今欲興船政必興廠務俾船價與外洋相等欲謀持久尤必經營商務俾用船與外洋相等商船既多則入廠修船者迭至而不窮而租船造船之事皆事所必有他日由一廠分爲數廠而公家之帑項可毋甚費且商船既盛而兵船不患無養船之資又如論鄰交謂日本數歲之中一入臺灣再議朝鮮三廢琉球今其兵船且游歷至福建彼蓋自以爲富強之術遠勝中國故欲迫中國以難堪使我怒而

起。豐彼乃得一試其技。幸而獲勝。彼固可任其取求。萬一不勝。彼恃西人爲排解。決無虧損於其國。今觀馬關議款。何其燭事之如神也。論敵情。謂天下強鄰。皆有獨親獨厚之國。然後可爲依倚。凡英法相親。以拒俄。俄德相親。以制法。德奧相親。以主歐東之政。彼其先未始非仇敵也。一旦釋怨修好。則一國順而全局爲之轉移。中國與美有相助之約。則美可親。與俄爲最舊之交。則俄可親。其他若英若德若法。苟可結納。均宜因勢而導之。相機而赴之。而此中得失。則以識彼性情爲樞紐。凡此數者。非深識中西交關之至理者。夫誰道之。又況所重在探西國富強之本源。不事富強之糟粕。凡四國之山川地理。製造船械。既一一講明而切究之。而尤於西邦之政治。教化。學術。風俗。必詳爲記載。方今出使之需。才日急。又添遊歷人員。以爲窺探彼國情勢之計。且自疆臣以下。至士人。莫不講求交接之道。意見百出。曉然不能休。而先生之書具在。當事者苟有意時政。其可以取而見諸施行耶。其猶有滯礙而未能盡得其道耶。故略論其大旨。以質世之能究心先生之書者。

書會惠敏公金輶籌筆後

善化汪都良

嘗論中華大勢。法國占據安南之胥江及南天省。既與我廣西雲南貴州之邊境毗連。英國占據五印度。既與我雲南四川之邊境毗連。俄國會染指新疆。聯絡回部。已與甘肅陝西之邊境毗連。其占據黑龍江以北者。又與我盛京等處邊境毗連。至東南七省之逼近海洋。爲洋船所可朝發夕至者。更無論已。然則當時之承乏遠使者。而欲增光上國。不綦難哉。惟吾湘會惠敏公。少治形聲訓詁之學。及長舉所知雙聲。

疊韻、音和、類隔之術。試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遂能解英國語言文字。其承襲來京也，日與英國梅輝立、壁利南縱談中外大事，又與積學之士，英則艾約瑟、德約翰、美則丁健良訂交。中西學術之源流貫通，公蓋獨得其秘矣。或者不察，因其崇尚，譏以用夷變夏，亦未得管窺其學耳。今舉金帛籌筆覽之，當其初往法也，卽堅以泰西男女同席宴會之例爲不可，非據禮以爭哉。其所辦交涉，則如巴西之招工，香港西貢之設領事，洋藥之釐稅並徵，美人之欲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諸大務，皆悉心籌畫，侃侃而談，務存中國大體，不爲西人所攝。其尤難者，以出使英法復派往俄，承崇地山之後，必欲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事之難成，誰不逆觀。況英俄兩大相競，猜疑日滋，中俄交涉事件，稍有不順，俄人則曰此英國之唆聳也。公適以駐英使者前赴俄都，非較他人更難以立辭耶。乃一授全權以後，詰難數十萬言，伊犁雖未全還，然得伊南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莫薩山口諸要隘，喀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諸界，均新勘定。吾華自翻改俄約後，聲威較前日增，真莫大之功也。又越南一事，謂法之圖越，蓄謀已久，斷非口舌所能挽救。吾華海防水師，漸有起色，必派數艘移近南服，使敵人稍有顧忌，觀其籌辦越事七條，使當時一一遵行，不早已轉弱爲強耶。公之深重彼學也，誠兵家知己知彼者也。他如以小學公會爲集思廣益之舉，上下議院爲通民情之要，鐵路郵政諸說，皆逆料數十年後必有行之者。吾又以信公爲真有卓識遠見矣。嗚呼！時局日非，四方多事，顧安得復有折衝禦侮如公者。宜令人讀公書而懷想不已也。然今自和倭以往，人思雪恥，大小臣工皆欲力祛積習，將改官廠爲民廠，並大興鐵路諸事，於公書猶有採擇，亦未始不爲

公幸也。

清訟當先嚴治訟師說

永順府向道堯

大凡爲吏莫不欲清訟。然欲清訟而訟愈不清者。則以不知嚴其所當嚴而治其所當治耳。蓋小民之與訟。拋棄本業。延誤歲時。本不甚願也。乃或一朝之忿。遽欲興訟。苟有人焉以勸挽之。則渙然冰釋矣。無如訟師太多。始則誘之謂我代爾作詞。則可以信爾之冤。出爾之氣。且不取爾財物也。迨其既信。則恐嚇之而使之不敢不出錢。欺詐之把持之而使之不能不出錢。既得其錢。則弄其刀筆。捏詞誣控。詢左右鄰近之殷實者。則株連之羅織之。必使無辜之民含冤而莫白。至差役下鄉。則又串通蠹役。使之或乘轎。或騎馬。而小民則畏官之威。而莫敢斥其非也。或要銀錢。或姦婦女。而小民則懼官之勢。而莫敢顯與抗也。迨被告訴紙。而房科則勒鈔詞費。門工則勒取保費。不與者必遭私押。既押之後。而老犯則索火伴費。禁卒與監獄。則索進籠費。苟或不與。則必遭老犯之蹂躪。而一息難安。嬰監獄之桎梏。而數月莫解。而堂上者猶懵懵不知。方以爲未送案也。而不知小民之家室已蕩然矣。嗟乎。非訟師之唆。何至於此。然此猶其小焉者也。其或事關重大。如命盜姦拐之類。其人或與訟師有姻。或與訟師以賄。而訟師則從中主撥。命件則齟齬他人。而無辜受累。雖有精明之有司。而莫能廉其情也。盜案則誣扳窩戶。而使良民受害。雖有強幹之官府。亦無由知其詐也。姦案則誣及仗義之人。幾欲使黑白而莫分也。拐案則誣以悔昏。欲使邪正之莫能辨也。凡若此類。不可勝數。擯訟師之變。固不足以數訟師之罪也。爲民父母。而忍使訟師逞其刁

謀施其毒手以罔上而殘下哉。夫惟有鑑空衡平之識。而又有慈祥愷惻之心。然後洞見訟師之奸。而深惡之痛絕之。照律究辦。永流煙瘴之地。卽或稍從寬貸。亦當禁錮以終其身。使復不有天日之覩。夫而後下無刁唆之習。而民俗丕變。上無疑難之獄。而吏治清明。易曰九五訟元吉。又曰利見大人。其斯之謂歟。